

二十一年，蓋誤以魯哀二十年越圍吳爲句踐之二十年，又云「圍吳守一年」，故遂爲句踐二十一年也。越句踐棲會稽，至其圍吳，適廿年。故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又左傳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二十七年又如越，而卒。吳越春秋繫哀公奔越事於句踐之二十四年，是又誤以魯哀年爲句踐年也。其事遂前後相差五年。下又云：「二十七年冬，句踐卒」，例推亦當隔五年，則仍是三十二年卒矣。

今吳越春秋又於二十六年書哀公來奔，與二十四年語大同小異，疑是後人見其誤而妄增入之者。又敘越起瑯琊觀臺於

句踐之二十五年，考今本紀年越徙瑯琊在晉出公七年，即魯哀公卒歲。而翌年越在瑯琊大起觀臺，亦適合。此亦可證二十六年哀公來奔一條，實後人別自增入也。然則吳越春秋一書，雖淺妄多誤，固亦可據以推說其致誤之由來，與其未誤之真相矣。

一九 孔子去衛適陳在魯哀公二年衛靈公卒歲非魯定

公卒歲辨

世家記孔子去衛適陳最凌雜，崔述辨之曰：「世家孔子於衛靈公時，凡四去衛而再適陳，其二皆未出境而返。其初適陳，以定公之卒歲，乃定公十五年，適宋，遭司馬之難，至陳，主司城

貞子，蓋本之孟子。其再適陳，以靈公卒之春，乃魯哀公二年，而誤以爲三年，因靈公問陳而遂行，蓋本之論語。按論孟所記，乃一時事。論語記其去衛之故，孟子敘其道路所經，與在陳所主，非再去也。世家誤分爲二，其謬一也。論語云：子在陳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孟子云：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此亦一時之語，而所傳異辭，史家亦分以爲二，遂謂孔子凡兩發嘆，一屬之初至，一屬之再至，其謬二也。此條索隱釋史均辨之。過匡之役，未出境也，無故而反。臨河之役，無故而去，亦未出境而復反。去就苟然，僕僕道途而不憚其煩，其謬三也。且世家以定十四年適衛，而年表已於是年至陳。世家以定十五年遭宋桓魋之難，而年表乃在哀之三年。世家以哀六年再反衛，而年表乃在十年。世家自陳反衛自衛復至陳之事，年表皆無之。卽其所自爲說，已自改之，而學者反皆遵之，甚不可解也。崔辨如此，足以破千古之迷矣。又云：「孔子去衛之年，雖無可考，然衛靈以哀二年夏卒，則孔子去，非定之末卽哀之初，所謂魯定公卒之年去衛者近是。」則立說猶疏，未見所以爲去取之故。以余考之，孔子去衛，當在衛靈卒歲，請舉十證以明之。

年表宋景公二十五年，孔子過宋，桓魋惡之，宋世家亦同。孔子以前歲去衛，今年過宋，前後適合。若於魯定公卒歲已去衛，何緣至是始過宋乎？此一證也。

志疑謂過宋在景公二十二年，臧庸拜經文集上錢曉微書謂在二十三年，皆據孔

子在魯定卒歲去衛爲說，故改易過宋之年以就之耳，其實非也。

左傳

「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躐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

火，曰：「其桓僖乎。」是孔子哀三年夏在陳。蓋以是年過宋而至陳，年亦適合，二也。其後孔子

以魯哀六年自陳避兵適蔡，卽自蔡返衛，

詳考辨二二及二四

在陳不出三年。若自魯定公卒歲去衛，則至魯

哀六年返衛，在陳將踰五年。孔子自言之，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鄭玄云：「不

及仕進之門。」故孟子亦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則孔子之在陳蔡，不比

其在魯衛，何以留滯如此之久。此不可信，三也。孔子至衛，衛靈公祿之如魯，其敬事孔子至

矣，孔子又稱衛之多賢。若以定公卒歲卽去，則去衛何其速，留陳何其久。不可信，四也。且世

家云：「孔子去衛適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去衛適曹，去曹適宋，文本一貫，何

以中間橫插是歲魯定公卒一語？此不似史記原文。可疑，五也。余謂後人妄添此句，正緣妄據孟子

未有終三年淹一語而然。自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至十五年恰及三年，故謂孔子於是年去衛矣。

又世家云：「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於戚。冬，蔡遷於州

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夏，魯桓釐廟燬。秋，季桓子病。」史

記探源云：「案春秋蔡遷於州來以上，皆在哀公二年，齊助衛圍戚以下，乃在三年。此文是歲以

上有闕文，本不謂一年之事。故上文已言冬，下文復云夏秋也。」

志疑云：「是歲當作明歲。」以下文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之

例，知其非是。崔述云：「乃魯哀公二年而誤以爲三年，」尤失之。

余謂上文孔子去衛適曹，去曹適宋，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一節，正當在此。以後人妄疑孔子於魯定卒歲先已去衛適陳，移之於前，又妄爲增竄，遂使今世家文理繆沓，先後僭舛，不可依據，六也。年表孔子來陳，在陳湣公六年，尙在魯定公卒前一年，其誤不待辨。然其所以誤，則亦有可得而言者。世家云：「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孔子去陳。」自魯哀三年孔子至陳，居三歲爲哀公之六年，吳侵陳而孔子去，避兵適蔡，見葉公，年數正合。後人不知適蔡卽適楚見葉公，又誤謂孔子去陳至蔡，去蔡至葉，遂因孔子居陳三年，而誤演爲孔子居蔡三年。因誤謂孔子自陳避兵，在魯哀公元年之役，遂移年表孔子來陳於湣公之六年。以其年至魯哀元年吳伐陳，前後亦適及三年也。然與世家居三歲之文已不符。且孔子於魯定公十三年至衛，十四年卽來陳，尤不合。並與世家以魯定公卒歲去衛之說相乖。使子長自爲之，不應僭違如是。明出後人移易，痕跡鑿鑿，七也。陳世家：「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時孔子在陳。」按吳伐陳，一在湣公八年，一在十三年，有年表可證。何嘗有六年伐陳取三邑之事？此後人妄據年表改世家，謂孔子來陳，應在湣公六年，而八年吳伐陳之事，亦因誤在六年也。志疑云：「六年當作七年」，不悟吳伐陳尙在八年，此決非一二字之誤。是同有後人改易之跡，八也。且年表之經後人妄加改易，猶有不止於是者。世家：「孔子自

楚反乎衛，是歲，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今年表孔子自陳來衛在衛出公八年，當魯哀公十年，與世家相差四年。此何以誤？曰：亦誤於妄增孔子居蔡之三年耳。蓋孔子居於陳三年，被兵亂，而至蔡，見葉公，卽以是年返衛，則爲魯哀公六年。後人不知至蔡卽至葉，遂謂孔子去陳先至蔡，又三年而後至葉。於是自哀公六年至蔡，又三年而後返衛，則爲魯哀公之十年也。然則孔子來陳，今年表已移前四年，而孔子返衛，今年表又移後四年。故索隱疑孔子在陳凡經八年，何其久。語見陳世家而據年表，則孔子在陳乃有十二年。此決非史記本來之誤，而其妄爲移易以致誤者，又決非出於一人之手，又可得而徵論者，九也。又考今年表，有孔子至陳去陳之年，無孔子至蔡去蔡之年，蓋孔子適陳，年表所固有，而後人從爲移易。孔子適蔡，年表所本無，而後人亦未爲增入也。然蔡世家則有之，云：「蔡昭侯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於吳，吳因遷蔡於州來。」是孔子適蔡，尙在蔡未遷州來之前。然則其居蔡三年，又將隨蔡而遷乎？其謬抑又甚矣！茲考其致誤之原，亦有可得而指者。孔子世家云：「孔子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於吳。」後人據此，誤謂孔子是時避兵亂，自陳至蔡，則在蔡未遷州來之前也。此又史記所載孔子行跡，多經後人妄竄，其謬誤之尤易見者，十也。而余謂孔子以魯哀三年至陳，其論證猶不止此。孔子世家索隱云：「按系家潛公十

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既云十六年適陳，則十三年何得先在？既云十三年在陳，則適陳不能後至十六年，其語舛誤可知。按今年表及陳世家謂孔子以潛公六年適陳，而實誤前四年。余考孔子以魯哀三年適陳，當陳潛公之十年。索隱引系家正謂潛公十年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後人既疑孔子適陳在潛公六年，妄爲移易年表及陳世家文，又於此索隱注下妄竄六字，而舊引十字未減，遂兩存而成潛公十六年適陳也。此辨索隱之誤，而足爲孔子以魯哀三年至陳之證者，十一也。

余讀史記孔子世家最蕪雜無條理。其他若年表，若魯衛陳蔡諸世家，凡及孔子，幾於無事不牴牾，無語不舛違。誠如崔氏之譏，所謂自爲說而自改之者。史遷雖疏，不當滅裂乃爾。蓋出後人之移易增竄者多矣。考其所以有移易增竄者，則不出兩誤：一則誤於孟子未有終三年淹之說，一則誤於不知自陳至蔡之卽爲至葉也。於是乃有四去衛再適陳之說，復有居陳三歲居蔡三歲之說。崔氏既力辨之，而未能指陳其癥結之所在。又不能詳定孔子自衛適陳及在陳絕糧之年。於孔子在陳蔡一段，其模糊影響猶如故。而爬梳抉剔，未嘗不足以得其誤中之是。余故詳爲辨正，而孔子南遊行跡，乃如天日之朗。蓋發其陰翳於二千載之下，而與人以共見。苟有精思明辨之士，必曉然有見於吾說之非誣，而弗怪以爲鑿空之妄說也。

二〇 孔子去衛適陳在衛靈公卒後非卒前辨

余既考定孔子去衛在靈公之卒歲，而猶有說者，余疑孔子之去，未必在靈公卒前，而應在靈公之卒後也。何以言之？凡言孔子去衛在靈公卒前者，以論語「衛靈公問陳，孔子明日遂行」爲據。然此事與左傳答孔文子語大相類，而彼尤詳備。崔述曰：「此本一事而傳聞者異也。以理度之，靈公問陳之失小，孔文子問攻太叔之失大。彼可勿行，而此則當去，彼可因所問而導之以禮，此則但當以不對拒之。竊疑左傳爲得其實。」是論語此章，固已不可信。世家據論語而增之，曰：「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行。」是謂孔子並不以靈公之問陳行，而靈公乃以孔子之一對而遽衰其禮貌也。其去理益遠。其他世家載孔子去衛之故，又曰：「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此事亦本論語子見南子章而增益之。子見南子一事，昔人自孔注以下，率多疑者。次乘過市，尤爲難信。必謂孔子於靈公卒前去衛，實無的據。太史公報任少卿書，亦謂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文選注引家語，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於是去衛過曹。此言適陳，未詳。今按曹適陳，實一串事。惟謂居衛日餘即去，決不可信。若果如此之決，亦不當屢去而屢返矣。故知家語與世家，實同一不可信也。

孟子曰：「孔子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

孔子至衛，已當靈公三十八年，至靈公卒，先後五年。衛多賢臣，靈公亦好賢，於孔子未必遽失禮。故余疑孔子之去，乃在靈公之卒後也。

年表衛靈公卒後一歲，孔子過宋，是年夏，卽至陳。靈公卒在前年夏，若孔子在夏前行，何以淹滯衛曹之境，有一年之久？謂孔子以靈公卒後去，則時日適合。又論語有冉有子貢問爲衛君乎一章，崔述曰：「論語爲衛君章，冉有子貢問答之辭皆似在衛之時，有所諱而不敢深言者。」

又曰：「此章所稱衛君，先儒皆以爲出公輒，玩其辭意，良然。此章問答，當在孔子返衛之初。」余則謂此章在孔子去衛之前也。春秋哀二年夏，衛靈公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子父相抵之形已成。時孔子猶未去衛，二子之間如此，最切情事。論語集解引鄭玄曰：「衛君謂輒，衛

晉趙鞅納劇於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否乎？」石曼姑圍戚在哀公二年春，時孔子方過宋適陳，鄭氏未能詳定孔子去衛之年，而漫述劇輒相抗之事，故援引石曼姑圍戚以明以子拒父之實。實則當晉師納劇而衛不之迎，已顯有敵抗之跡，二子之間，寧必俟衛人圍戚以後？然鄭氏此注，猶不以此章問答爲孔子返衛後事。史記孔子世家於孔子返衛後僅記子路問衛君待子爲政一節，似亦不以此章爲同時語。至蘇子由古史乃以此段問答謂在魯哀六年孔子返衛之後，而崔述承之。不悟以子拒父，自是當時驚人一大事，且孔子與諸弟子在衛已久，於其事尤應關切。雖已去衛，而師弟子之間，豈有不相與問答討論以定其事理之是非。而謂遠在出公四五年後，孔子重返衛，乃始見詢及之耶？此皆誤於以孔子在衛靈卒前已去衛，故於論語此章，不得不繫之於孔子返衛之後。今定孔子於靈公卒後始去，而此章問答，正在臨去之前，若較舊說爲遠勝。又按：朱子語類「夫子爲衛君乎，若只言以子拒父，自不須疑而問。今冉有疑夫子爲衛君者，以常法言之，則輒亦義所當立者也。以輒常立，故疑夫子助之。方實問輒之逃，當在靈公薨而夫人欲立之時，曰：然」，是亦見此章問答當在靈公初薨，輒初立時矣。惜爲舊說纏縛，未能明白辨析耳。又張文耀螺江日記王崧樂山集皆不信夷齊讓國事，對此章特創別解，然定爲靈公初薨時問答，仍無害。則孔子之去衛，當在此年六月後也。

又按：論語儀封人請見，閔氏釋地云：「孔子時，衛都濮陽，爲今大名府開州。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都五百餘里。不知孔子先至國

而後至儀邑，或由儀至國都，皆不可知。要爲第一次適衛無疑。何則？封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喪失位去國。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豈爲魯國已乎？其語與情踪正合。」余謂儀邑既遠在衛西南境，孔子自魯適衛，何須迂迴而過其地？此殆孔子去衛適陳時事，封人所謂亦可通，不必定指去魯言也。閻氏既詳考其地域，而猶曲爲之說者何哉？林春溥孔門師弟年表後說亦主此事在去衛適陳時。周柄中四書典故辨正謂「儀乃浚儀，今祥符，非儀封，乃去衛適陳要道。」其辨已足。惟說木鐸仍引閻氏爲去魯適衛時，自相牴牾。

二一 孔子過宋考

世家：「孔子去衛，過曹，適宋，又適鄭，遂至陳。」臧庸拜經日記云：「二適字，皆過字之誤，宜據年表校正。」今按：過曹事他無所見。過宋之事，論孟皆有之。論語：「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孟子：「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皆是也。而其詳見在世家，云：「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莊子所謂伐檀於宋，蓋與史合。而崔述疑之，謂畏匡過宋實似一事。其言曰：「定公六年傳云：伐鄭取匡，往不假道於衛，是匡在鄭東也。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是匡在衛南也。魯雖取匡，勢不能有。杜氏疑爲歸之於晉，莊子與荀子皆以匡爲宋邑。」按荀子當係說苑之誤。鄭東衛南，則去宋爲近，去晉爲遠。晉之滅偃陽也，以予宋，魯取匡之時，宋方事晉，匡歸在宋，理或然也。此

事既與過宋之事相類，又與其時相同。若匡又宋地，則似畏匡過宋，實本一事者。吾惡知非魋聞孔子適陳，將出於匡，故使匡人要之，而後人誤分之爲二事也？子罕篇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述而篇亦云：「天生德於予，魋其如予何？」二章語意正同。亦似一時一事之言，而記者各記所聞，是以其詞小異。未必孔子生平，每遇患難，卽爲是言也。然則畏匡之與過宋，絕似一事，恐不得分以爲二。」崔氏此辨，其先蓋起於疑畏匡之事之無實，因以爲或卽魋之所使。然子畏之匡在蒲，鄰於晉遠於宋，與魋無涉。且畏匡據世家在魯定公十四年，過宋據年表及宋世家在魯哀二年，亦不得謂一時事。至莊子謂孔子遊匡，宋人圍之者，誤以魋之事牽涉畏匡，古書如此誤者甚多，不得卽以爲據也。陸德明音義引司馬曰，宋當作衛，匡衛邑也，衛人誤圍孔子以爲陽虎，此卽不據莊文，亦不以畏匡卽由魋。論語絕糧章孔注「之宋」，遭匡人之難。一檀弓疏畏匡，亦引微服過宋，自屬昔人筆誤，並不以畏匡由魋也。左傳文十一年，有承筐，方輿紀要在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孔子自衛適陳，或當過此，不必繞道走扶溝之匡。扶溝之匡，前人亦無以爲宋邑者。又以其如子何二章語意之同，遂謂似出一事，尤屬輕斷。今定孔子畏匡過蒲爲一事兩傳，而魋之難，則別爲一事，庶於論孟史記均可通。而孔子以貌似陽虎而見拘之說，要爲不足信，此則崔氏疑之而得者也。

世家又謂孔子過宋之後適鄭，則復不足信。崔述云：「鄭在宋西，陳在宋南，自宋適陳，必不由鄭」，是也。世家云：「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狀云云。」崔氏力辨，以謂此乃齊東野人之語。余考詩外傳謂孔子出衛東門，逆姑布子卿，卽其事，而文詞小異。據外傳，

亦孔子並未至鄭之一證。

鄭世家又云：「聲公五年，子產卒。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

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王若虛滹南集辨惑論之曰：「既云如兄弟，何必復言兄事？」

兼已死之後及此，其次第亦不應爾。」臧庸拜經日記云：「子產卒在聲公五年，則魯定公十四年

也。孔子過鄭在聲公七年，若據世家，應在九年，臧爲改易，未是。說見考辨第十八。況世家過鄭之說，實未可據，說詳下。則魯哀公元年也。安得有過鄭

與子產如兄弟事？且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

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疾數月而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然則子產之卒，實在魯

昭二十年，鄭定公之八年，去孔子過鄭二十九年，時孔子年甫過三十，是過鄭而交子產，實史公

之抵牾也，宜據左氏傳正之。世家言孔子過鄭，其肩類子產，本舉古人以擬之。」余謂史記及孔

子事，多後人妄臆之筆。如此文理滅裂，顯非史遷本真。蓋後人自據世家及左傳妄造耳。然妄者

亦有其所以妄，誤者亦有其所以誤。明乎其所以妄所以誤者，而其不妄不誤者自見。今試問子產

之卒，何以誤在聲公之五年乎？曰妄者誤以是年爲孔子過鄭之年，因書子產之卒於是年。曰年

表孔子過宋在鄭聲公九年，何以過鄭又誤在五年？曰此據孔子過匡而誤。孔子過匡本在長垣，

爲衛邑，而誤者以爲在扶溝，爲鄭邑。因以孔子之過匡爲過鄭。遂誤謂孔子適鄭都，因有獨立郭

東門與弟子相失之事。因又有交子產之說。而孔子畏匡，則在魯哀十四年，卽鄭聲公五年。遂誤

謂孔子是年過鄭，又誤爲子產以是年卒也。故鄭世家因孔子世家而誤，年表又因鄭世家而誤。然可以因其誤而證孔子畏匡實在至衛十月之後，與微服過宋非一事，又可知孔子過鄭之不可信。故孔子自衛至陳，過宋則有據，過鄭則無實。

二二 孔子在陳絕糧考

論語：「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又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康成以爲：「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孟子亦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今按厄於陳蔡之間，即在陳絕糧也。何以言之？孔注絕糧章，「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此言孔子之厄於陳，以被兵亂而乏食也。世家：「孔子遷於蔡之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之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孔子講誦弦歌不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此亦言孔子之厄在吳伐陳之歲。而謂絕糧乃由受兵圍，

則不足信。自朱子已辨之。全祖望經史問答申論尤析，其言曰：「當時楚正與陳睦，而蔡則已全屬吳，遷於州來，與陳遠。是所謂如蔡者，非新遷之蔡，乃故蔡。孔子欲如楚，故入其地也。蔡已非國，安得有大夫乎？且陳事楚，蔡事吳，則仇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且哀公六年，吳志在滅陳，楚昭至誓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是時楚昭在陳，何必使子貢如楚？而楚果迎孔子，信宿可至，孔子何以終不得一見楚昭？而其所迎之兵，中道而聞子西之沮，又竟棄孔子而去，則皆情理之所必無者。乃知陳蔡大夫兵圍之說，乃史記之妄也。然安國被兵絕糧之說則是，而以謂自宋適陳，即遭此厄，則先於哀公二年，是又誤矣。按全氏此處，據世家云然。若單就孔注言，未見其必爲哀之二年也。蓋哀公元年吳亦伐陳，故安國因之而誤也。總之當厄應在六年，史記之時之可信者也。絕糧則以陳之被兵，孔注之事之可信者也。參伍求之，而其不可信者，置之可矣。」

全氏此論極明覈。蓋言厄於陳蔡之間者，爲其時之自陳如蔡也。言在陳絕糧者，爲其行之猶未出境也。崔述亦辨此事，顧未能考定其年歲，因謂孔子往來陳蔡間，原無定居，其厄亦非一日之事，則亦誤。梁氏志疑「孔子厄於陳蔡，孟子以謂無上下之交，必去之惟恐不及。乃自定十五年至哀六年，徘徊陳蔡，一至再至，母乃非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義。未識當時情事若何，參考無由，深所難曉。」今按，梁氏此條，凡有二誤：謂孔子自定公十五年即至陳，誤於世家再適陳之說，一也。又不知厄於陳蔡乃被兵亂，亦同崔氏之誤，二也。故乃有深所難曉之歎。今定孔子自哀二年後至陳，歷三，四，五，三年，所謂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者，即其時事。至六年吳伐陳，避兵至蔡，在途絕糧，則所謂無上下之交之際也。

二三 孔子至蔡乃負函之蔡非州來之蔡考

世家記孔子自陳遷蔡，又自蔡如葉。崔述辨之曰：「左傳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今安徽壽州。四

年，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今河南信陽。十六年，楚白公作亂。葉公自蔡入楚，攻白公，白公死，葉公

兼攝令尹司馬。國寧，乃老於葉。則是孔子在陳之時，葉公在蔡，不在葉也。蔡既遷於州來，去

陳益遠，來往當由楚境，孔子未必遠涉其地。而論語孟子春秋傳中，亦無孔子與蔡之君大夫相與

周旋問答之事。則是孔子所謂從我於陳蔡者，乃負函之蔡，非州來之蔡也。葉公本楚卿貳，與聞

國政，不當居外。以新得蔡地，故使鎮之。而孔子適在陳蔡之間，因得相與周旋。及其請老，乃

歸於葉。史記但見論語孟子中有孔子在蔡之文，遂誤以爲州來之蔡。又因葉公有問政，問孔子於

子路之語，遂別出自蔡如葉之文以合之。而不知其誤以一事爲兩事也。」江永鄉黨圖考亦謂：「孔

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所論與崔略同。惟依年譜謂孔子至蔡爲哀公四年事，並謂

絕糧卽在其時，則誤。沈維城論語古注集箋辨之，謂，「不如史記敘此於吳伐陳，楚救陳，軍於

城父之後」，說良是。論語正義引劉台拱經傳小記云：「爾雅淮南有州黎丘，注，今在壽春縣。案鹽鐵論（論儒篇）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於黎丘。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孔子自陳適蔡。三歲，吳伐陳，楚救

陳，軍於城父，使人聘孔子。於是絕糧陳蔡之間。鹽鐵論所謂黎丘，蓋卽州黎之丘也。（古讀來如黎，故州黎卽州來。）劉氏此說，引鹽鐵論證史記，謂孔子適蔡，乃新遷之蔡，然鹽鐵論後於史記，則此非有力之論證。

〔附〕 楚昭王興師迎孔子辨

世家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前人歷辨其誣，已略見如上考。金履祥曰：「孔子至葉，卽是至楚。」梁氏

志疑亦謂：「孔子未嘗至楚，但至葉。」朱子語錄云：「昭王之招，無此事，鄉魯間陋儒尊孔子之意如此。」崔述又論之云：「蔡，楚境也。之蔡卽至楚也。既相傳有至楚之事，故疑以爲昭王之聘之。既聘之而卒於不用，故又疑以爲子西之沮之。吾惡知其非因臆度之故，遂埒會而爲之說乎？」今按：崔氏此論極是。此其傳說之遞衍，有似於孔子之至齊。以孔子之至齊也，而疑以爲景公已在魯先見孔子而善之。以孔子之卒不用於齊也，故又疑爲晏子之沮而已之。凡其因臆度而遂埒會以爲說者，率如此類，亦可推例以求也。

二四 孔子自楚反衛考

世家：「孔子自楚反衛，是歲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論語有冉有子貢問夫子爲衛君乎一章，崔述論之曰：「春秋傳哀公七年，季康子使子貢辭吳。十一年，冉求爲季氏宰，及齊師戰於郎。則是孔子至衛之後，二子自衛先歸魯也。或者二子知夫子之不爲而遂去耶？然則此章問答，當在孔子反衛之初，哀公六七年間。」其說不足據，已詳前考。考辨第十九年表，孔子自陳來衛，在哀公十年。衛世家孔子自陳入衛，在出公八年。一二說相同，而與世家哀公六年之說異。或謂孔子若以哀六年來衛，則至十一年歸魯，與孟子所稱「未嘗有所終三年淹者」不符，而取年表哀十年之說。然此亦不足憑。何者？孔子以魯哀六年離陳適蔡，若至十年始反衛，亦復與孟子「未嘗三年淹」之說不符也。且孔子自定公十三年春去魯，至哀公十一年而歸，前後十四年，而所仕惟衛陳兩國，所過惟曹宋鄭蔡。自非如史記四去衛再適陳之說，終不免於一地有三年之淹矣。然則孟子之所謂「未嘗有所終三年淹」者，特如孔席不暇煖，與干七十二君之類，未可據以爲信史也。臧庸拜經日記專主孟子未有終三年淹一語，編排孔子行跡，大抵前人論孔子年世，爲此一語誤者不少。

惲敬大雲山房集仲子廟立石文論此事云：「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衛，此去楚之年也。年表哀公八年，孔子至衛，此至衛之年也，其時當出公之六年。」此說尤誤。豈惲氏誤憶年

表衛出公八年爲魯哀之八年，遂又誤推以爲衛出之六年耶？且孔子此行，乃係過返衛地。若如譚說，世家哀公六年去楚，年表哀公十年至衛，何須在途四年？此終不足信矣。

然則孔子反衛果以何時乎？曰：孔子以魯哀六年自陳避兵適蔡見葉公，卽以是年返衛，則固當依世家也。否則孔子至蔡見葉公，而留滯楚境有四年之久。否則既見葉公，復返陳，而再留有四年之久。否則自蔡返衛，而在途有四年之久。否則孔子以魯哀六年自陳至蔡之說不足信，而孔子之行歷益不可考，而仍無以全孔子於魯哀十年至衛之說。否則孔子固不以魯哀十年返衛，而仍當取魯哀六年之說也。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史記衛無孝公，朱子謂卽出公輒。計孔子仕出公前後四年，較在陳仕潛公爲久。

又按：孔子世家集解引徐廣曰：「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衛至陳。」索隱云：「按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時在衛歸魯，不見有在陳之文。在陳當哀公之初，蓋年表誤爾。」據此則今表哀公十年孔子自陳來一語，已非徐廣司馬貞所見之舊，殆後人見其誤而改之矣。

二五 孔子自衛反魯考

世家：「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乃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集解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索隱云：「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三年。」今按：孔子去魯，在定公十三年。詳考辨第十五。則去魯實十四年也。孔叢詰墨篇謂：「魯哀公十五年，孔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亦以孔子在魯哀十一年返。狄子奇編年又謂孔子於定公十四年，哀公六年，均曾返魯，則其語殊不足信。言孔子於定十四年反魯者，以定十五年有子貢觀朝禮，哀元有吳使至魯問骨節，兩事。子貢觀朝禮，蓋自衛往觀，反衛與孔子言之。詳考辨第二十九。骨節之對，其語荒誕，未可取證。崔述考信錄有詳辨。至孔子西見趙簡子，臨河而反，息乎陬鄉云云，其爲傳說，已辨於前。考辨第十七。其不得爲孔子反魯之證者抑明矣。言哀六年孔子反魯者，狄氏之言曰：「孟子云：未嘗有所終三年淹，是孔子於歷聘諸國，皆無連居三年之處。今云六年自楚如衛，十一年乃自衛反魯，今按此說實是。則在衛不止三年。云六年在陳，十年乃自陳入衛，則在陳亦不止三年。云六年在楚，十年乃自楚反衛，則在楚亦不止三年。皆與孟子不合。」狄氏必

欲強合於孟子，故爲此彌縫之說。不知孟子之言，容亦有不足信也。又曰：「左傳哀七年，子貢卽仕魯，亦孔子自衛反魯切證」，則不必孔子反而後子貢得仕矣。

二六 孔鯉顏回卒年考

世家：「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家語：「孔子二十歲生伯魚。」家語未必可信，姑據以爲說，則伯魚之卒，孔子年當六十九也。史不書顏子卒年，今家語作三十一。索隱及文選辨命論注引家語並作三十二。家語又謂回少孔子三十歲。而據論語先進篇伯魚先回卒，許慎王肅因謂論語乃設事之辭。此固甚謬。四書釋地又續謂回少孔子三十七歲，卒於哀公十二年，方合三十二年之數。志疑依之。論語稽求篇以家語作三十一回死爲是，少三十是四十之誤，回死與子路同時。經史問答從之。李鐸尚史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享年四十有一」，四史發伏鄉黨圖考四書考異等同之。今按：毛氏云：「考顏淵之死，公羊傳及史記世家所載年月，則實在哀公十四年春狩獲麟之際。夫子是時已泣麟矣，而顏淵子路同時俱死，因連呼喪予祝予，而有道窮之嘆。則顏淵之死，在夫子七十一歲，非六十一歲。在哀公十四年，非四年。」據家語推算，顏子當死於孔子少孔六十一歲，哀公之四年也。

子三十歲，原是四十之誤。」其辨最析。可證顏子卒年，斷在子路卒前一年。而三四字誤，尤爲屢見不鮮之例。惟少三十可以爲少四十之誤，則壽三十一又何弗可爲壽四十一之誤耶？論語哀公問好學，孔子對以顏回，曰：「不幸短命死矣。」尚書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也。」孔傳雖僞，自是古訓。臧庸拜經日記亦謂五十以下而卒，亦可謂之早。惟定顏子年四十，較李說少一年，則爲無據。且顏子之在孔門，最推高足。畏匡之歲，孔子年五十七八，顏子從而後，孔子疑其已死，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師弟子之情感既深。若顏子少孔子四十歲，則其時年僅十七八，尙在童齡，而從學更在其前，或竟從魯隨行。則孔子五十五歲去魯，顏子十五卽從也。此雖非必不可有之事，而似以少三十爲尤近情理。則顏子卒年，後二說之所同，而其年壽，則以第三說爲尤當也。

三國吳志孫登傳登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尙夭折，況臣年過其壽。」列子力命篇曰：「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兩說皆與索隱及選注引家語顏回三十二卒之說合。然列子出張湛，在王肅後，四八之說，正襲家語。孫登之卒，在赤烏四年，當魏正始二年。肅自黃初中出仕，至是垂二十年，或其時僞家語已出，故孫登據以爲說。且家語自襲史記，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早死。而家語云：「顏淵少孔子三

十歲，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死。」較史記多三十一歲四字。沈濤論語孔注辨僞云：「家語係王肅僞撰，全是剽竊史記，當是今本史記脫此四字耳。」則肅前史記固有三十一歲早死之語，王肅不知其爲僞文，故既襲取以入家語，而又爲之註曰：「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校。」顏淵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此謂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云顏回死後伯魚，或爲設辭之詞。」依此注詳之，王肅自據史記誤文可知。故許慎先有以鯉也死爲假言之說。許既先王，其據史記，尤爲明白。則吳志與列子即非襲之家語，亦必本於史記。而史記既云少孔子三十歲，又云三十一歲早卒，兩說相合，必有一誤，尤爲顯見。後人徒據吳志列子謂家語三十二歲死之語實不誤，而所誤必在少孔子三十歲一語，實思辨之未精也。

〔附〕 項橐考

秦策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淮南子修務訓，劉向新序，王充論衡實知篇皆同。隸釋漢童子逢盛碑：「才亞后橐」，后項雙聲，即項橐也。顏氏家訓以項橐與顏回同爲短折，弘明集亦云：「顏項夙夭。」董仲舒對策：「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

人，不學而自知也。」顏師古注引孟康曰：「人，項橐也。」史記甘羅傳引國策：「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索隱本夫作大。謂：「尊其道德，故曰大項橐。」杜臺卿玉燭寶典四引清潔法行經云：「幼而敏悟，大項是也。」又引關尹內傳云：「大項顏淵，非無小舛，俱曰聖童。」史記甘羅云：「大項橐七歲，爲孔子師。」劉師培左菴外集，達巷黨人考云：「漢儒以項橐釋達巷黨人者，以大項卽達巷轉音，據杜氏所引，是史記故本作大不作夫。漢書董傳亦作大巷，今作達巷，乃後儒所更。孟注大項橐，今本易大爲人，尤爲乖舛。蓋橐爲其名，達巷則以地爲氏，言有轉歧，則爲大項。陶弘景眞靈位業圖第三左位有大項，注云名橐。是大項爲氏，六朝學者均知之。新序云秦項橐，秦乃泰訛，泰大古通。俞正燮變項橐考，以爲秦人，弗足據。」今按論語子罕篇：「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史記孔子世家引此作達巷黨人童子，皇甫謐高士傳亦云：「達巷黨人，姓項名橐。」是漢儒相傳，殆均以達巷黨人卽項橐也。而論語云云，世家引以列於孔子之卒前。此雖不足泥據，然此所言，必在孔子有盛名，門弟子盛進之後，而言者其人亦決非一弱冠之童子，則卽論語本文細參之可知。殆古人實有項橐，卽達巷橐，又云大項橐，其人聰慧不壽如顏回，或年輩亦與顏回相上下，而未及於孔子之門，而孔子必有所稱賞之，於是後人遂有項橐七歲

爲孔子師之說，而嵇康高士傳乃云：「大項橐與孔子俱學於老子。」又天中記引圖經云：「橐，魯人，十歲而亡，時人尸而祝之，號小兒神。」則更出後代傳言，無可爲信矣。

二七 宰我死齊考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宰予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傳闕止字子我，爲陳恆所殺，字與宰予相涉，因誤。」兩蘇氏志林，古史，孔平仲談苑，洪容齋隨筆，王氏困學紀聞十一引楊龜山說，孫奕示兒編諸書，均依索隱。及清儒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趙翼陔餘叢考，亦不信宰予死難事。梁玉繩史記志疑謂：「考韓子難言，呂覽慎勢，淮南人間，說苑正諫，指武，鹽鐵論殊路，頌賢諸書，均載宰予死事。李斯上秦二世書與諸子所稱合。」全祖望經史問答云：「宰我爲簡公死，非爲陳恆死，不過才未足以定亂。」宋于庭過庭錄謂：「宰我卽齊闕止字子我也。宰我之先，蓋嘗食采於闕，故仕於齊爲闕止。宰我本魯人，簡公在魯，故事之而有寵。及卽位，而使爲政，爲陳成子所憚，有正色立朝之概。子我與簡公，有與爲存亡之道。則其人固賢者之流，宰氏庶幾當此。」史記田齊世家以闕止謂監止，以子我爲監止之宗人，皆紀載凌

雜，以致一人分爲二三也。」此則信宰子死難事者。

史記齊世家，成子將殺大陸子方，田逆請而免，田豹與之事，勿受，曰：逆爲子請，豹與子車，余有私焉。事

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服虔曰：子方將欲奔魯衛。子謂此亦子我即宰我之旁證也。孔門諸徒盛於魯衛，故子方如是云云耳。

余每疑宰我子貢同列言語之科，而宰我居

先，孟子稱其智足以知聖人，其在孔門，明爲高第弟子矣。而論語載子我多不美之辭，如晝寢及

三年之喪兩章尤甚。諸弟子中，獨寫宰我最無情采。論語本成於齊魯諸儒，其書出於戰國時，田

氏已得志，而魯亦爲田齊弱。豈田氏之於宰我，固有深恨。而朝政之威，足以變白黑。則魏之何

晏，唐之王叔文，固自不免爲小人之傑。而宰我之於孔門，乃亦負此重冤。則甚矣知人論世之非

易，而良史之不多得也！
史記謂孔子恥之，豈不宜哉？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有使民戰栗之對。宋蘇轍古

社，故託社以問。宰我知其意，亦以隱答之。蓋欲哀公伸威。夫子見事勢不可妄動，故疊辭以折之。清儒方觀旭論語偶記亦曰：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劉賓楠論語正義則曰：此時哀公與三桓有惡。觀左傳記公

出遜之前，遊於陵坂，遇武伯，呼余及死乎，至於三問，是其机捏不安，欲去三桓之心，已非一日。此社主之間與宰我之對，君臣密語，隱衷可想。又云夫子所云既往不咎，疑指平子言。平子不臣，致使昭公出亡。哀公當時必援平子往事以爲禍本，而欲聲

罪致討。夫子止之，蓋知哀公之無能爲，而不可輕於舉事也。今按據此，宰我在魯，已主去三桓，其仕齊而主去陳氏，殆無足怪。韓非說林下，宰子不舉六卿，書不著，此明指宰子實當時一政治人物，特以官位未至六卿，故文不詳其事耳。若宰我僅屬孔

門弟子，未嘗從政，如顏閔之傳，韓非何以作此語？又弟子列傳於顏回子路之傳皆著其年，雖或不足盡信，亦自有傳述，獨宰我無年可考。見當時孔門於宰我之疏。慮宰我與同賜年相上下，既久於從政，及其死，無門人弟子爲之道譽，而多權實譏毀之辭，

故致然爾。容齋隨筆據孟子所載三子論孔子賢於堯舜語，以爲當在孔子身後。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極稱之，謂其妙在虛會。全謝山經史答問云：「爲弟子稱頌其師，必當在身後，是野人之言。宰我雖未知長於子貢與否，然孔子歿後，並無宰我出處踪跡，則

先死又何疑？」容齋又云：「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略無一言。」以此疑死齊之妄。則又不悟記載之容有闕也。又大戴禮五帝德稱宰我問，言五帝德，乃在齊驕衍諸人後，疑亦齊

人，而託之宰我。

崔述洙泗考信錄，亦不主宰我闕止爲一人，其辨曰：「闕我自名止，宰我自名予。闕我在齊事簡公，宰我在魯事孔子，烏得遂以謂一人？魯哀公之五年，齊景公卒，公子陽生來奔。六年，陳僖子召陽生，闕止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是時宰我方從孔子於陳蔡之間，由陳反衛，安得分身在魯，而與簡公共處？」今按：崔說甚辨，而實有可論。其謂宰我從孔子在陳蔡之間，當據論語先進「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兩章。然皇本以四科十人別爲一章，不與從陳蔡章相合。則前人固未必以十人謂卽從孔子於陳蔡也。參讀考辨第二十九。且十人中，冉求，明於哀公三年爲季康子所召。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十一年，爲季氏帥師戰清，見於左傳。則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者。毛氏論語稽求篇說，又引史記弟子列傳，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下接德行政事云云，及鹽鐵論云：七十子有名列于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亦以此節爲七十子有閻若璩四書釋地云：「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三，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九耳，而旣以文學名。」此亦誤合從我於陳蔡章而言。不知乃孔子返魯而後游夏從遊也。尤侗良齋雜說引陳善辨曰：「陳蔡從者，豈止十人？患難之時，何必分列四科？」其言允矣。當時從遊弟子，據孔子世家有顏淵，子貢，子路。弟子列傳有子張，已不可信。參讀考辨第二十九。呂氏春秋慎大篇有宰予，則益謬。其文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子憊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按之論語，在陳

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何緣獨宰予一人憊？此其無理尤顯。無亦以晝寢者有朽木之喻，故遂以憊

病歸之一身耶？

論語比考識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捨目，宰子獨顧，由廬墮車。」其輕誣宰子，亦與呂覽一例。

蓋呂氏此文，襲自莊子讓王曰：「孔

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

言。」固無宰予。而情事遠勝矣。使崔氏據此而證左傳之闕止，決不能爲論語之宰我，則亦疏闊

之論也。崔氏又謂：「史記宰我與田常作亂之說，卽本之李斯，謂與田常相爭，而措辭不審，遂

若黨於陳恆然者，非與李斯爲二說也。」誠如其言，則孔子恥之一語，又作何解？

弟子列傳又謂：「宰予利口辨辭，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夫宰我子貢，同在言語

之科。孟子亦曰：「宰我子貢善爲說辭。」此乃行人之職，才長專對，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非泛

言利口也。

宋翔鳳論語發微謂善爲說辭，乃以微言垂教，非爲行人使四方之謂。強以公羊家言說書，尤爲無理。

子貢常相魯衛，如孔子粗夾谷之相。

其文辭多見於左傳。

後人又爲虛造存魯亂齊亡吳強晉霸越之事。

此見列傳，前人辨者已多。

雖非信史，然假托者尙猶知子貢之善言

語，爲聘使之辭令也。今宰我在齊八年，見信於其君，而有言語之才，嫻於辭令。豈不有接遇賓

客，應對諸侯，嘉言美語，足以傳世？而遺聞軼事，曾無存者。徒見稱爲利口，一若與子貢之善

言異其類。而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若以爲言行不相顧之小人。不知宰我之善言語，乃指

政事應對，非指其私人之利口也。子貢曰：「惡居下流，眾惡歸焉。」司馬遷傳仲尼弟子，亦謂：

「學者多稱七十之徒，譽或過實，毀或損眞。」若宰我之與子貢，一則增美，一則加醜。甚矣是非傳說之不可憑也！

二八 孔子卒年考

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傳文亦同，史記世家亦同，自來無異說。杜預注左傳，始謂：「四月十八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長曆說同。孔傳東家雜

記又謂：「當哀公十六年夏四月乙丑日，先聖薨，先儒以爲己丑者誤。」此殆卽據杜氏傳疑之說爲斷，非別有確本也。至吳程以大衍曆推定四月己丑乃十一日，杜氏謂是月無己丑實誤。江永成蓉鏡諸人，遞衍其說，以相證明。至孔廣牧先聖生卒年月日考依之，而其說乃定。陳玉樹卜子年譜據易林睽之恆云：一

孟己乙丑哀呼尼父，謂焦氏當西漢世所見左氏續經正是乙丑，與元凱之說合。然何以今春秋經傳及史記盡作己丑，陳氏亦不能爲之說。數日之差，於知人論世無預，姑存勿論可也。自魯襄公二十二年至此，孔

子年七十三也。若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則至是當得七十四。左傳襄公三十一年疏有云：「公羊傳於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一年十月之下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言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三年。」賈氏旣主孔子生魯襄二

十一年，而亦云年七十三，豈不有誤？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特爲之說云：「自襄二十一年至哀公十六年，實七十四算，而賈云七十三者，古人以周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年七十三，則相距之歲計之。」狄子奇云：「周歲增年之說，似未可泥。魯襄公生於成公十六年，至九年爲十二歲，是不以周歲增年也。絳縣老人生於魯文公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計當七十四歲，而師曠止云七十三，是以周歲增年也。」今按狄氏之說，其論魯襄之不以周歲增年，則至確矣。至於絳縣之老人，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於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此謂是歲距前七十三，非謂老人七十三歲，則不得引以爲古人周歲增年之例。及門王生玉哲，謂師曠與絳縣老人皆晉人，當計晉年，絳縣老人爲歲首，則是時尚爲晉平公十四年之十二月，老人生於魯文公十一年，即晉靈公五年，師曠云七十三，實據晉年夏正說之。此亦足破周歲增年之說。今再以賈逵之言爲證。春秋昭二十四年，仲孫纘卒，服虔引賈逵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亦見左氏襄三十五年疏。今若以周歲增年計，自魯襄二十一年，至此僅得三十四，而賈氏謂三十五，則賈氏亦自以相距之歲計之，非周歲增年也。今在史記以前，既不得古人周歲增年之實例，顧氏曰知錄謂今人以歲初之日而增年，古人以歲盡之日而後增之，史記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今按倉公語質，仍是開歲始增年，故曰盡三年，年三十九歲。顧氏說似誤。然要之見時人亦不以周歲始增年。則錢氏之論，自屬彌縫之見，非足信矣。竊疑賈逵當時本亦以相距之歲計之，特以公穀載孔子生，而左氏無之，故據公穀爲說。而云孔子年七十三，則本之史記世家年數，曾

未細覈。不然，何以既從周歲增年之算於前，而又取相距之歲爲計於後？此決不可通矣。又按左氏昭二十年疏：「服虔云：孔子是時四十一。」今自襄公二十一年起，以相距之歲計之，至此得三十一，知今本四字乃三字之誤。四十一又四十之誤，據阮氏校勘記正。則服虔亦自以相距之歲計，何說於賈逵之獨以周歲增年計耶？狄氏又謂：「孔子之以周歲增年，正有明據。孔子世家索隱云：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爲七十三，若襄公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是以周歲增年也。」然索隱之說，遠在賈後，安知其不誤據賈算，而持此辨？又烏從據索隱而逆定賈氏之以周歲而增年？又烏從據賈氏而逆定古人之以周歲而增年哉？周歲增年之說，要爲錢氏彌縫之論，恐未足信守，以釋前人之誤也。

二九 孔子弟子通考

世家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弟子列傳：「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今按：孟子云「七十子」，呂氏春秋遇合篇「達徒七十人」，韓非五蠹「服役者七十人」，大戴禮衛將軍文子「受教者七十有餘人」。淮南要略「孔子述周公之訓，以教

七十子」，漢書藝文志序，楚元王傳，「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則孔子門人，固僅有七十之數。

烏得三千哉？淮南泰族訓云：「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越絕書亦同。養徒與弟子有辨，史記遂謂孔子弟子三千人矣。然孔子亦豈得有三千養徒者？此淮南據晚世四公子養客爲例，深不足信。主術訓又云：「孔丘墨翟，慕義

從風而爲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則近是矣。七十言其成數，七二七七，則自可無辨。

世家又云：「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今按崔述云：「孔子弟子，魯人爲多，其次則衛齊宋，皆鄰國也。」則至自遠方之說，亦不如後人所想像。今分別舉其著者列之如次。

顏回，魯人。見列傳。

崔述云：「顏氏之著名於魯者多矣。春秋傳有顏高顏羽顏息，呂覽亦有顏闔，則顏子爲魯人信也。」又林春溥曰：「仲尼弟子傳顏氏居其八，顏路顏回顏幸顏高顏祖顏之僕顏噲顏

何皆魯人。顏之推云：「仲尼母族。」開卷偶得卷六。

閔損，魯人。集解引鄭玄曰，弟子目錄云。

冉耕，魯人。集解引鄭玄。

冉求，魯人。集解引鄭玄。

仲由，卞人。列傳。

宰予，魯人。集解引鄭玄。

端木賜，衛人。列傳。

崔述云：「艾陵之役，吳子賜叔孫甲，衛賜進曰云云，則子貢爲衛人亦無疑。」

言偃，吳人。列傳或說魯人。索隱引家語。

崔述云：「吳之去魯，遠矣。若涉數千里而北學於中國，此不可多得之事。傳記所記子游言行多矣，何以皆無一言及之？且孔子沒後，有子曾子子夏子張與子游相問答之言甚多。

悼公之弔有若也，子游擯。武叔之母之死也，子游在魯。而魯之縣子公叔戌亦皆與子游遊。子游之非吳人審矣。其子言思，亦仍居魯，則固世爲魯人矣。」

卜商，溫國人。集解引鄭玄。或說衛人，家語。或說魏人。孔穎達檀弓疏。

陳玉澍卜子年譜云：「禮記檀弓正義引仲尼弟子列傳：子夏姓卜名商，魏人也。復云：子

夏魏人也，在西河之上。然則唐本史記有魏人也三字，而今本脫之。」顧成章論語發疑

云：「左隱十一年傳，王取鄭劉薦刊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攢茅向

盟州陘隕懷。僖十年經，狄滅溫，蘇子奔衛。成十一年傳，晉卻至與周爭郕田，王命劉康

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

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於河。蘇氏卽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至勿敢爭。此勿爭者鄆田，非溫邑也。後卻至滅魏氏，溫邑諒歸魏氏。至三家分晉，溫仍屬魏。溯其初則本是蘇子之故國也。鄭云溫國卜商，孔云魏人，孔穎達檀弓疏，又唐贈魏侯，宋封魏公。兩說正協。禮記檀弓云：退而老於西河之上，非歸其本國之詞乎？家語卜商衛人，字子夏，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由此觀之，返衛是返魏之誤也。呂氏春秋曰：「子夏之晉過衛，過與返其義大相異。返，歸國之詞。過，越國之詞。」晉師伐秦，魏之前事也。讀史志者，讀國之舊史也。若云衛之讀史者，亦談何容易，以三豕二字，歷千里之遙，問諸晉史哉？況衛以子夏爲聖，父母之邦，既尊且信如此，子夏亦何怨於衛，而反設教於魏？是以知魏之誤作衛，正不待辨而明也。且家語一書，本王子雍所改以難鄭者。今溫國之說，出於鄭氏，或亦王子雍改家語爲衛人以難之耳。今按：董氏春秋繁露序已稱衛子夏，則子夏爲衛人，早有其說，不待王肅家語。惟顧說返衛乃返魏之誤，則殊是。又子夏爲莒父宰，閻氏釋地謂「莒父屬魯西鄙」，子夏爲宰邑，去其家密邇。」

顓孫師，陳人。

列傳，集解引鄭玄云陽城人。

崔述云：「子張乃顓孫之後，顓孫於莊二十二年自齊奔魯，歷閔僖文宣成襄昭定至哀公凡十世。子張之非陳人，明矣。蓋因其先世出自陳，而傳之者遂誤以爲陳人耳。若子張爲陳人，孔子亦將爲宋人乎？子張之子申祥，亦仍居魯。」今按：呂氏春秋尊師篇：「子張，魯之鄙家也。」子張果魯人。禮弓「申祥之哭言思」，鄭注「說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因謂：「是陳之顓孫氏，與吳之言氏，遠爲婚姻。」不知其實皆魯人也。

曾參，南武城人。列傳

崔述云：「南武城者，魯南境之邑，吳越至魯之衝，卽子游爲宰之地也。孟子書載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而曾子去。孟子曰：曾子師也，父兄也，則曾子非武城人明甚。司馬氏蓋見孟子書中有居武城之文，而遂誤以爲武城人耳。」今按曾子果武城人，未必不可避寇而去。雷學淇亦以曾子之去，證武城非祖宗邱墓之鄉，其說實迂。孟子稱曾子師也，父兄也，亦未必見其卽非武城之人。崔氏乃謂非武城人明甚，殊嫌速斷不足信。武城在費縣。秦策：「曾子處費，新序作處，鄭誤。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梁氏志疑引西京雜記云：「昔魯有兩曾參，南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母。」云云，卽與秦策同述一事。梁氏據之，謂：「曾子爲北武城人。南武城爲魯邊

邑，在今費縣西南。魯之北有東武城，故云北武城也。」余意西京雜記乃晚出偽書，未可盡據。卽謂遺聞軼事，不無採摭。南北之辨，未必非同居一城，而指其城南城北言之。何必強說以居北武城，而謂北曾參哉？列傳明云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云武城人，並無北武城之說。日知錄謂：「子羽曾子同一武城，子羽傳次曾子，省文。」其說甚是。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注：「曾子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東武城人。」疑誤。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則子羽實南武城人。哀公八年，吳伐魯，從武城。傳云：「王犯常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是子羽爲近吳之南武城人，確有明證。故子游之所宰，曾子之所居，卽子羽之邑，爲近吳之武城，亦曰南武城。史記所載，本甚明白。今必曰曾子非南武城人，而別尋一地以說之，皆非也。

周柄中四書典故辨正，亦謂「曾子所居，卽費縣之武城，非有二地。史記云南武城者，因清河有東武城，在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據漢人之稱耳。」此說得之。雷學淇介菴經說以在南者曰武城，近吳，在東者曰南武城，近費而隣齊。與諸家以子羽邑近費者不同，其說疑誤。復有以曾子武城在嘉祥者，顧氏日知錄，俞氏癸巳類稿均辨之，孫志祖讀書勝錄復據大戴禮記注駁顧說，亦誤。參讀考辨第三五。

澹臺滅明，武城人。列傳

宓不齊，魯人。集解引孔安國。

原憲，魯人。集解引鄭玄。

公治長，齊人。列傳或說魯人。索隱引家語。

錢坫論語後錄：「公治長史記以爲齊人，家語以爲魯人，范寧杜預以爲魯公族。案公治襄

公時有其人，疑以字爲氏。」崔述云：「公父歟，公父之後也，則公治長亦當爲公治之後。襄公之自楚歸也，季孫使公治問，則公治魯大夫也。然則長亦非齊人矣。」

南宮括，魯人。集解引孔安國。

公皙哀，齊人。集解引家語。

淮南汜論訓：「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高誘

注：「季襄，魯人，孔子弟子。」王念孫曰：「孔子弟子無季襄，襄當爲哀字之誤也。」史

記仲尼弟子傳云：「公皙哀字季次，此言季哀，即季次也。故高注云然。」按金穎求古錄禮說九，孔子弟子考，一古人名

字，皆相應，哀必有次，故名哀字次。弟子傳載孔子之言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游

俠傳云：「季次原憲，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

與此說略同。」據此，則季次一說乃魯人。季次事不見於論語，列傳惟季次未嘗仕，稱其字，亦後人筆。

又按先秦古籍，頗亦有以原憲鮑焦並舉者。韓詩外傳卷一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

貢於道，則鮑焦亦正與原憲季次同時也。鮑焦立稿於洛水之上，其制行亦復與原憲季次相

類，惟不列儒籍，後世故少稱述，特附箸於此焉。又有申徒狄抱石投河，韓詩外傳記其語，謂吳殺子胥，陳殺泄冶，則申徒亦戰國初年人，與原憲鮑焦相似，或猶稍後也。（文選鄒陽獄中上書，李善注，引服虔曰：申徒殷之末世人，恐難信據。）又韓非八說：鮑焦，天下之所賢也，鮑焦立枯，華角赴河。華角不知又何人。先秦諸子，僅見名字，不可詳考者，其數實多，此尤學者所當知也。

曾蒧，曾子父。

顏無繇，顏子父。

商瞿，魯人。列傳

高柴，衛人。集解引鄭玄。或說齊人。正義引家語。

按：自來註家俱以子羔爲齊敬仲高傒之後，與正義引家語正合。鄭說或未確。惟王應麟亦謂是衛人，後居魯。

漆雕開，魯人。集解引鄭玄。或說蔡人。正義引家語。

司馬耕，宋人。集解引孔安國。

樊須，齊人。集解引鄭玄。或說魯人。正義引家語。

按：左傳哀十一年，齊伐魯，冉有以樊遲爲車右，遲先魯師蹶溝，遂敗齊人。初，季孫疑其年弱。若遲是齊人，不應自伐宗國。季孫之疑，亦不專以年弱爲說。則遲定魯人也。

有若，魯人。集解引鄭玄，正義引家語。

公西華，魯人。集解引鄭玄。

巫馬施，魯人。集解引鄭玄。家語作陳人。據墨子耕柱，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愛魯人於鄭人，則巫馬氏當魯人矣。

以上略舉弟子列傳中有行跡可考信者，詳其國邑，知崔說之不可易。蓋孔子轍跡，僅及魯齊衛宋陳蔡，而云適天下，干七十二君。則謂弟子來自遠方，亦正其類。

列傳記諸弟子年歲者，二十餘人，其文當有所本。雖或有誤，大要亦不甚遠。今重爲考列如次。

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列傳

按：當云四十一蚤死，說詳考辨第二十六。

閔損少孔子十五歲。列傳

容齋隨筆：「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並對其人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

雖顏冉高第，亦曰回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損名。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

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氏。」今按：閔子於孔門爲前輩，曾子有子皆後進，論語尤出於後進弟子之門人，則非亦出於閔氏矣。閔子在當時，豈自以年德見尊異歟？閔子卒年無考。

仲弓，

少孔子二十九歲。索隱引家語。

按荀子書屢稱仲尼子弓，楊倞注（見非相）子弓蓋仲弓也。元吳萊亦主其說，俞樾曰：「仲弓稱子弓，猶季路稱子路。子路子弓，其字也，曰季曰仲，至五十而加以伯仲也。」今按後世常兼稱孔顏，荀卿獨舉仲尼子弓，蓋子弓之與顏回，其德業在伯仲之間，其年輩亦略相當，孔門前輩有顏回子弓，猶後輩之有游夏矣。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則孔子之稱許仲弓，固甚至也。

又按論語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皇侃疏引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論語逸民下序六人，而闕朱張，明取捨與己同也。是以子弓爲朱張。王弼之意似指傳易之駢臂子弓也。此亦一說，未知孰是。」

又按論語犁牛之子騂且角，駢臂疑騂角字譌，則子弓仍是仲弓。或言江東楚人，或言魯人，則如子游子張之例，惟朱張無說，仍以存疑可也。

伯牛。

按：論衡自紀篇：「魋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以伯牛爲仲弓父。毛奇齡四書改錯謂：「以伯牛名犁，其稱犁牛，直指其名與字言，此固無他據，不足道者。」李氏尙史、錢氏養新錄、沈氏漢書疏證諸書，均不信論衡此說。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若伯牛誠是仲弓父，則年亦相當。蓋如顏路曾點而尤早死，故言行少見於論語。今王氏說雖無他據，而伯牛之爲孔門前輩弟子，則自可信也。

冉求，少孔子二十九歲。列傳

按：論語：「子適衛，冉有僕」，時冉子年二十有六。孔子世家：魯哀公三年，季康子召冉求，時冉子年三十一。哀公十一年，齊伐魯，戰於郎，冉有有功，遂召孔子，時冉子年三十九。李氏尙史引朱庸若曰：「冉有與季路並驅，不當少長二十年。」然由求並驅，在孔子晚年返魯後，固無嫌。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注以冉求爲冉雍子，恐不可信。

仲由，少孔子九歲。列傳

按：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時子路年四十五。哀公十五年，衛蒯瞶之難，子路死之，年六十三。

又按：子路爲季氏宰，在定公世。冉有爲季氏宰，在哀公世。二子未嘗同仕於季氏。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云云，崔述力辨其誣。毛奇齡四書改錯引小邾射來奔

事，爲孔子反魯後由再仕季之證。又引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挾粟餐長溝之眾，季孫讓之曰：「將奪肥之民耶？肥爲康子名，爲由求共仕康子之旁證。今按：小邾射之事，子路自以爲民居國，義當從令，故有「有事小邾，死其城下，不敢問故」之對，不足以爲再仕季氏證。至於韓非書郈爲叔孫氏邑，子路爲郈令，又烏得謂再仕康子。又謂孔子駕而去魯，寧有其事？寓言小說，殊不足信。水經濟水注引韓子：「魯以仲夏起長溝，子路爲蒲宰，以私粟饋衆。」蒲乃衛邑，與魯事益無涉。其說亦不足據。又弟子列傳：「子路爲蒲大夫。」又曰：「爲蒲大夫孔悝之邑宰。」蒲本寧氏邑，後歸公叔氏。疑公叔畔後，乃歸孔氏。則爲蒲大夫，卽孔氏邑宰也。春秋公邑稱大夫，私邑稱宰。然如陽貨亦稱大夫，則蒲宰亦得稱蒲大夫矣。蒲人嘗圍孔子，故孔子之戒子路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

端木賜，少孔子三十一歲。列傳

按：子貢少顏子一歲，觀孔子與回孰愈之間，見二人在孔門之相伯仲。禮記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又孟子云：「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全謝山經史問答云：「孔子

之卒，高第蓋多不在。而三年治任，入揖子貢，是子貢之年最長。其長於子貢而尚在者，惟高柴。哀十七年尚見於蒙之會。又冉有亦尚仕季氏。蓋皆以居官不在廬墓之列。」按孔子卒，子貢年四十二。

又按：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孔子爲魯司寇，子貢年二十。孔子去魯之衛，子貢年二十四。疑子貢從遊，蓋在孔子至衛後。左傳：「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執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此正似子貢初從孔子後語。時子貢年二十六。蓋至魯觀禮，歸而言之孔子，非孔子亦以是年反魯也。

其後孔子困於陳蔡之間，顏淵子貢子路從。及孔子反衛，而子貢去衛仕魯。左傳哀七年會吳於鄆，季康子使子貢對太宰嚭，是子貢仕魯之證也。十一年，艾陵之役，代叔孫對吳王。十二年，會橐臯，魯使子貢辭尋盟。又說太宰嚭舍衛侯。十五年冬，從子服景伯如齊，陳成子以子貢言歸魯成。自七年至此，子貢仕魯已九年。

鹽鐵論：「孔惶之亂，子貢子臯遁逃，能死其難」此說殊無根據，不可信。

翌年，魯哀公十六年，夏，孔子卒，子貢廬墓六年而去。當在哀公二十一年。其後遂歸衛。左傳：「哀二十六年，衛出公自城鉅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對曰：臣

不識也。私於使者曰「云云，是其時子貢仕於衛。翌年，越后庸盟魯於平陽，季康子病之，思曰：子貢若在此，吾不及此。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吾將召之。」其後子貢事無考。史記貨殖傳謂：「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然考論語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是子貢貨殖，孔子已言之。據子貢前後行跡考之，其鬻財曹魯之間，或在其仕魯之際。其仕衛已在孔子卒後，史記之說，不足盡據。列傳謂子貢卒於齊，其年亦無考。

言偃，

少孔子四十五歲。列傳

按：孔子反魯，子游年二十三。蓋其從遊當在孔子反魯後也。閻若璩四書釋地三續：「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三，時子游年僅十八，子夏年十九耳，而旣以文學名。」此閻氏誤讀論語從我於陳蔡以下兩章爲一章，故云爾。又家語：「孔子爲魯司寇，與於蜡，旣賓，事畢，乃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言偃侍。」禮運注亦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考孔子年五十一爲司寇，子游年六歲，孔子五十五歲去魯，子游年十歲，孔子與語大同小異，有是理乎？後人猶有信禮運大同爲真孔子當日之言者，皆坐不知論世考年之咎。

卜商，少孔子四十四歲。列傳

按：游夏在孔門相伯仲，猶回賜也。晚年爲魏文侯師，詳考辨第三十九。又按：檀弓：「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其語不足信。何者？孔子去魯，在定公十三年。至楚，在哀公六年。其間年月甚遠。且去魯乃之衛，非之荆。一也。冉有以魯哀三年自陳召還，不得復使荆。二也。孔子世家云：「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用事大夫發徒役圍之，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陳蔡之圍，與昭王之迎，既均不足信，則子貢之使亦不足信。三也。此又云子夏。孔子厄於陳蔡，子夏年十九，蓋尙未從遊。又不聞子夏長於聘使專對。其時既年少，孔子何特使之爲先容？四也。臧庸拜經日記疑子夏當爲子貢之譌，其說亦無據。陳玉樹卜子年譜駁之，益無聊。金穎鄭環以子夏從游陳蔡疑其年，亦誤。今定子夏從游在孔子歸魯後，則諸說皆可無辨。崔述云：「檀弓篇所記舛謬殊多，而此章所載曾子速貧速朽之說，尤不近於理，必後人所妄撰。」洙泗考信錄卷二。「蓋自孔子歿後，諸弟子之門人，各私其師，故多自尊其師之說，而譏他人，因而撰爲此等語耳。」洙泗考信錄餘錄。不足信，五也。然崔氏既論此章不足信，又據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之語，證其時冉有尙從孔子未歸魯，何也？韓詩外傳有「衛靈公使人召勇士，道遭行人卜商」云云，子夏與衛靈公年不相及，外傳妄也。陳氏年譜強改靈公爲出公，又謂事之有無不可論也，殊牽強。年譜其他多類此，不盡辨。

顓孫師，少孔子四十八歲。列傳

按：弟子列傳「子張從在陳蔡間，因問行」云云，潯南集辨惑曰：「子張問行，孔子語以忠信篤敬，此平居所講明。史記因陳蔡之困而發，何所據耶？」翟灝四書考異亦辨之云：「陳蔡之厄，孔子年六十三。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時才十五歲也。史文豈可盡信？」今按：孔子六十八返衛，子張亦纔二十歲。則其從遊，蓋在孔子自衛歸魯之後。韓非顯學篇：「孔子之死，儒分爲八，有子張之儒。」子張亦能別立宗派，而其學說少所考見，可慨也。子貢問師商孰賢，以二人爲後進，子貢先達，見後進之賢而問此。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則子張先曾子卒，殆非高壽。據掘坊志：子張卒年五十七，則魯悼之二十一年也。

又按史記儒林傳：「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子路已先孔子而卒。子張之死，曾子往哭，似子張卒於魯。史公既稱子張陳人，又稱孔子卒而子張居陳，殆不可信。

孟子盡心篇：「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之名，又見左昭二十年傳。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賈逵鄭眾以琴張爲顓孫師。服虔駁之云：「子張少孔子四

十餘歲，孔子是時三十一，未有子張。」趙岐注孟子，亦以琴張爲子張，云：「子張善鼓琴，號曰琴張。」蓋本賈鄭。今按牧皮無考。

近人馬叙倫莊子義證疑牧皮即孟子反。謂牧皮音同明紐，皮反形既相似，聲亦歌元對轉，其說蓋信。

曾參父，年或稍後於子路。據論語侍坐章。最多不後孔子二十歲，於子張乃父行。孟子先琴張

次及曾皙，則琴張非子張，當與子路曾皙之儔同輩行也。莊子云：「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

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侍事。」桑戶山木篇作桑雎，楚辭涉江作桑扈。

云：「接輿髡首，桑扈羸行。」或謂即論語之子桑伯子，所謂太簡者也。說苑脩文記其不

衣冠而處，即涉江所云羸行也。孟子反疑即論語之孟之反。又見左哀十一年傳。「奔而

殿，將及門，策馬，曰非敢後」者。琴張與桑戶孟反爲友，又爲輩行前於子張之證。時冉

有使樊須御，季孫嫌其年少。子張與樊遲同輩，年又稍後，則決非琴張矣。即謂琴張以善鼓琴得名，非氏琴，亦

不必卽爲子張。王肅僞家語以琴張爲琴牢，漢書人表琴張在四等，今作琴牢，王引之已辨正。

游夏子張

皆少孔子四十餘歲。金鶚皆疑謂少孔子三十餘歲，誤也。又前後引金鶚，皆見求古錄禮說。

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列傳

按：曾子於孔門爲後進，孔子死，曾子年僅二十七。

顏氏家訓勉學：「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孫志祖讀書勝錄疑七十爲十七之誤，今按曾子年

十七，乃孔子自楚反衛之歲，孔子稱「參也魯」，門人記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無曾子。則曾

曾藏。

子之在孔門，未必夙爲羣弟子所推尊。其後游夏子張欲尊有子爲師，強曾子，曾子不肯，其時猶不見尊曾子。曾子既爲魯費君所重，其子曾申又見崇於魯繆。吳起出曾氏門，顯名楚魏，至孟子推尊曾子，後世因謂其獨得孔門一貫之傳，實不然也。韓詩外傳稱：「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卷一又稱：「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後南遊楚，得尊官。」卷七然據檀弓易簣之言，曾子未必爲尊官。荀子大略有晏子送曾子，楊原已辨之。晏子春秋說苑皆有之。古書多沿襲，不足怪。又小戴記曾子問，有衛靈公弔季桓子，靈公卒季孫前，其語益不信。參讀考辨第四。

檀弓：「季武子卒，曾點倚其門而歌。」閻若璣四書釋地又續辨之云：「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敘其坐次，後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可知。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點實不過六歲七歲孩童耳，烏得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檀弓多誣，莫此爲甚。」

澹臺滅明，少孔子三十九歲。列傳

按：論語子游爲武城宰，始識滅明，則滅明從遊在孔子晚年也。列傳云：「既已受業而退，脩行，行不由逕，非公事不見卿大夫。」與論語相舛，疑失之。又云：「南遊至江，

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今按武城近吳，吳滅，與越鄰。越以新興，禮賢下士，墨子弟子多游越者。儒林傳：「孔子卒後，子羽居楚。」楚越鄰國，子羽南遊至江，容有其事。然孔子當不及聞其顯。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語既不足信。詳考辨第二十七。則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者，亦後人之虛造也。子羽稱字亦後人筆。

宓不齊，少孔子四十九歲。列傳或說少三十歲。索隱引家語。

崔述云：「孔子稱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則是子賤已成德矣。其親師取友，已歷有年矣。而列傳謂其少孔子四十九歲，則當孔子卒時，年僅二十有五，成德安能如是速乎？」金鶚亦辨之。據此，則家語之年爲當也。志疑云：「索隱引家語作少孔子四十九歲，與史同。今所傳毛本家語無九字，索隱引史作三十，並

誤。又各本史記改索隱元文曰家語少孔子三十歲。此云三十九，不全，妄也。」今按：弟子傳索隱引家語注年數者，或注不同，或以補缺。若曰與史同，則顏子以下，何不逐人爲注，獨於子賤下此一條，疑未允也。此正是今傳家語誤取史年耳。不當轉疑索隱之非元文。又按：子燕史云少孔子三十歲，今家語作四十。疑毛本以子燕誤子賤而錯校者。

漢藝文志有宓子十六篇，論衡本性篇云：「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葉德輝曰：「韓非外儲，呂覽，新書，淮南子，韓詩外傳，說苑，論衡，家語注，及宓子賤語，皆治單父時事，當在十六篇中。」

韓非子難言篇：「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人手。」宋書：「畢萬保軀，宓賤殘領。」則宓

子蓋不得其死者。李氏尙史不之信，而亦無說。

顏無繇，少孔子六歲。索隱引家語。

商瞿，少孔子二十九歲。列傳。

葉夢得云：「自司馬遷以來，學者皆言孔子傳易商瞿。瞿本非門人高第，略無一言見於論語。性與天道，子貢且不得聞，而謂商瞿得之乎？」今按：據列傳，瞿年長於回賜，其從遊當不在後。而孔子晚年喜易，瞿得其傳，亦當在孔子晚世。則瞿之從學久矣，而顧無一語見於論語，又不見於其後羣弟子之稱述。則其人尚在若有若無間，遑論傳易之事哉？

列傳又云：「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他日，弟子以問有若，有若不能對，遂斥其師座。」其語荒誕，不足信。今家語有「梁鱣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妻，瞿曰：『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孔子曰：『無憂。』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此又變史記而益謬。據列傳梁鱣商瞿同年。瞿有五子，鱣年何得僅三十？即如今家語謂鱣年少瞿十歲，則鱣三十，瞿年恰四十，豈得謂夫子五丈夫子之言果然？此殊不足辨，姑舉以見偽書之多謬耳。論衡有孔子病，商瞿卜云云，御覽引莊子則云孔子病，子貢出卜，皆論語子路請禱之訛。

高柴，少孔子三十歲。列傳。

按：據此則高子顏子同年也。論語：「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崔述云：「此事當在子路爲季氏宰之時。魯定公五年，公山不狃以費宰見於傳，至十二年奔

齊，而費始無宰。然則子羔之舉，當在季氏初墮費之後也。」今按：魯定公十二年，子羔年二十四，故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矣」。哀十五年，衛蒯聵之難，子路死之，子羔則去，時年四十二。子羔去衛，遂重仕於魯。左傳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問於高柴云云，其證也。崔述云：「論語子羔僅兩見，皆非美辭。然其事旁見於傳記者不一，其言亦有足多者。蓋子羔年少，其仕魯在孔子卒後，是以不著於論語耳。」余意子羔長於子貢，不得謂年少。論語載孔門諸弟子言行，自有詳略，亦不得以年少爲說。

樊須，

少孔子三十六歲。列傳

按：左傳：「哀公十一年，魯及齊師戰於郊，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其時樊遲年三十二，不可謂弱。文十二年傳，有寵而弱，十四年傳，穀之子弱，成二年傳，二君弱，皆謂年少。疑當

少孔子四十六歲，時年二十二也。今家語正作少四十六歲，費氏門人考依之。

有若，

少孔子十三歲。列傳或說少三十三歲。正義引家語。又論語邢疏引史記作少四十三歲。

崔述云：「吳之伐魯也，微虎欲攻王舍，有若踊於幕庭，當是少壯時事。而列傳謂其少孔子十三歲，則當時已五十有四，力已衰矣。又不應孔子在時，無所表見，至孔子沒後，而與諸弟子問答甚多也。」金鶚亦有辨。據此則家語之年爲當。微虎之事在魯哀公八年，有子蓋

年二十四。檀弓載：「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攢。」是有子卒在悼公世，先子游。據言氏舊譜子游卒年六十四，若其說可信，則爲魯悼公之二十五年，而有若猶在前。

顧氏曰知錄：孟子言，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不可。慈谿黃氏曰：「有若雖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門之所推尚，一時無及有若可知。」愚按論語首篇，卽錄有子之言者三，而與曾子並稱曰子，門人實欲以二子接孔子之傳者。傳記言，孔子之卒，哀公誄之，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其爲魯人所重，又可知矣。又曰：孟子不曰有若似孔子，而曰有若似聖人，史記乃云有若狀似孔子，謬甚。

又按列傳有有若不能對弟子問，因而撤座之說。洪邁容齋隨筆辨之云：「此兩事近於星歷卜祝之學，何足以爲聖人，而孔子言之？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游夏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未嘗深詆也。論語記有子之言爲第二章，在曾子前。檀弓載子游曰：有子之言似夫子。其爲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爲失。」

公西赤，少孔子四十二歲。列傳

崔述云：「論語多以子路冉有並稱。季康子問從政，以由賜求，孟武伯問仁，以由求赤，

其年皆似不甚遠。而列傳謂子路少孔子九歲，冉有少二十九歲，子貢少三十一歲，公西華少四十二歲，年之相隔太遠，恐未必盡然。」金鶚云：「論語子華使於齊，冉子與其母粟五秉，卽夫子之粟。此蓋夫子爲司寇時，故有粟如此之多。又與原思爲宰同時，故類記之也。」原注：毛西河說如此。若少孔子四十二歲，則是時方十二三歲，安能出使乎？四字或爲三字之譌。

按：閻若璩四書釋地續，疑「子華使齊在孔子自衛反魯後，赤年將三十，求仕季孫久，已富而粟多耳。」不悟孔子使子華，何需冉有季氏之粟？且亦與四子言志之文不合。閻說非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

侍坐，此以齒序。冉有少二十九，子華少三十二，序於冉有之下，亦自合也。」今按：金

說甚是。論語侍坐章當在子路爲季氏宰之先。今姑以魯定公十一年，當墮三都前一年。時孔子年五十

三，子路年四十四，曾皙年當三十許，冉有年二十四，則子華年二十一也。檀弓：「孔子

之喪，公西華爲志。」時年四十一。

原憲，少孔子三十六歲。索隱引家語。

按：論語「原思爲之宰」，包咸注：「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也。」崔述洙泗考

信錄狄子奇孔子編年皆從之。其說蓋信。孔子年五十一，爲司寇，原憲時年十五，是亦有

誤。三十六或當作二十六。金鶚亦有辨。

漆雕開，少孔子十一歲。正義引家語。

按：論語：「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悅。」

宋氏過庭錄謂：吾疑卮字之訛。啓古字作卮，漆雕子名，避景帝諱作開。

其語氣，漆雕年當遠後於孔子，不止少十一歲也。韓非顯學篇云：「孔子之死，有漆雕之

儒。」漆雕亦與子張諸人同其輩行，於孔門爲後起，故能於孔子卒後別啟宗風，自關戶牖。

若其年與孔子相隨，則孔子沒後，爲時亦不能久，無緣自成宗派矣。韓非所舉八家中，惟顏子乃孔門前輩弟子，此由後

儒推托，與顯孫漆雕之自關蹊徑者不同。韓非又云：「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

諸侯。世主以謂廉而禮之。」孟子亦云：「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

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又曰：「曾子謂子襄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

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此皆所謂漆雕儒之風也。

陶潛聖賢羣輔錄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墨子非儒篇云：「漆雕形殘」，孔叢子作「漆雕開形殘」，則知韓非

漆雕之爲漆雕開也。孫詒讓開詁曰：孔子弟子列傳尙有漆雕哆漆雕徒父二人。此所云或非開也。孔叢僞託不足據。又曰：韓非顯學漆雕之儒，亦非漆雕開明甚。今按叢孔固不可盡據，然非別有確證，亦

何以知此漆雕之決不爲開乎？孫辨亦失之於固矣。漢志有漆雕子十二篇：列曾子後，宓子前，疑其年世亦當在曾宓之間。

漢志每有自後至先爲列者，此其例也。班注：「孔子弟子漆雕后後。」宋翔鳳論語發微謂

後字當衍，是也。正義引家語或脫一四字，少孔子四十一歲，差爲近之。

崔述云：「春秋傳多載子路冉有子貢之事，而子貢尤多，曾子游夏皆無聞焉。戴記則多記孔子沒後曾子游夏子張之言，而冉有子貢罕所論著。蓋聖門中子路最長，閔子仲弓冉有子貢則其年若相班者。孔子在時，既爲日月之明所掩，孔子沒後，爲時亦未必甚久。而子貢當孔子世，已顯名於諸侯，仕宦之日既多，講學之日必少，是以不爲後學所宗耳。若游夏子張曾子，則視諸子爲後起，事孔子之日短，教學者之日長，是以名言緒論，多見於孔子沒後也。」今按：崔說甚是。余考孔門弟子，蓋有前後輩之別。前輩者，問學於孔子去魯之先，後輩則從遊於孔子返魯之後。如子路，冉有，宰我，子貢，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原憲，子羔，公西華，則孔門之前輩也。游，夏，子張，曾子，有若，樊遲，漆雕開，澹臺滅明，則孔門之後輩也。雖同列孔子之門，而前後風尚，已有不同。由，求，子，賜志在從政，游，夏，有，曾乃攻文學，前輩則致力於事功，後輩則研精於禮樂。此其不同一也。故子路之言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冉有則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冉子又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道即指禮樂文章。宰予自哀公六年即從陽生仕齊，歷八年之久。子貢務貨殖，鬻財曹魯間。二人同列言語之科，應對使命，皆不專事於學。至子游爲武城宰，乃有弦歌聲。故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劉逢祿論語述何云：「此章類記弟子之言行，夫子所裁正者，先進謂先及門，如子路諸

人，志於撥亂世，後進謂子游公西華諸人，志於致太平。」此以先進後進爲及門之先後是也。惟以公西華爲後進，則誤。子華願爲小相，亦先進之志於事功者。故孔子曰：「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得也。」又曰：「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此爲先進言之也。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爲後進言之也。所謂言各有當，非一端也。孔門四科，德行顏閔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此惟文學一科屬後進，餘則皆先進。顧先進弟子，亦未必皆汲汲仕進。如顏子陋巷，孔子最所稱許。季氏使閔子爲費宰，則曰善爲我辭。列傳亦稱其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祿。今家語謂閔子嚙當費宰，問政於孔子。大全辨謂是孔子爲魯司寇，桓子未墮費前。今按其說妄也。時居費者乃公山不狃，閔子何嘗爲費宰？雍也可使南面，雖爲季氏宰，無所表見，殆亦勇退者流。冉伯牛少可稱述，而居德行之科。後進則風氣又異。漆雕開立議不辱，澹臺子羽設取予去就。子張堂堂，故爲難能。樊遲小人，乃問稼圃。大抵先進渾厚，後進則有稜角。先進樸實，後進則務聲華。先進極之爲具體而微，後進則別立宗派。先進之淡於仕進者，蘊而爲德。行。後進之不博文學者，矯而爲瑋奇。此又孔門弟子前後輩之不同，而可以觀世風之轉變，學術之遷移者也。

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其見於列傳者，冉求爲季氏宰。仲由爲季氏宰，又爲蒲大夫，爲孔悝之邑宰。宰我爲臨淄大夫。端木賜常相魯衛。子游爲武

城宰。子賤爲單父宰。高柴爲費郈宰。其見於論語者，原思爲孔氏宰。子夏爲莒父宰。可以見孔門之多爲家臣。

孔子弟子，多起微賤。顏子居陋巷，死有棺無槨。曾子耘瓜，其母親織。閔子騫著蘆衣，爲父推車。仲弓父賤人。子貢貨殖。子路食藜藿，負米，冠雄鷄，佩玃豚。有子爲卒。原思居窮閭，敝衣冠。樊遲請學稼圃。公冶長在縲紲。子張魯之鄙家。雖不盡信，要之可見。其以貴族來學者，魯惟南宮敬叔，宋惟司馬牛，他無聞焉。孔子亦曰：「吾少也賤」，其後親爲魯司寇，弟子多爲家臣，邑大夫。晚世如曾子子夏，爲諸侯師，聲名顯天下。故平民以學術進身而預貴族之位，自儒而始盛也。

三〇 孔門傳經辨

弟子列傳有商瞿，記傳易系統。余考孔子以前，無所謂六經也。孔子之門，既無六經之學，諸弟子亦無分經相傳之事。自漢博士專經授受，而推以言先秦，於是曾思孟荀退處於百家，而孔子之學乃在六藝，而別有其傳統。而孔門之與儒學，遂劃爲兩途。茲姑就其傳統諸說辨之，亦孔

門一重公案也。

漢儒傳經之說，有可信，有不可信。史記儒林傳記漢儒傳經，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此可信者也。蓋自秦人焚書，又經陳項之亂，書籍散亡，學者亦稀。漢興，乃有一二大師，出爲教授，始有傳統可言。史公本所見聞，記其源流，自可信據。至推而上之，謂某經自孔子若干傳至某師云云者，大率妄造假託，不可信也。

言孔門傳經系統，莫詳於易。史遷云：「自魯商瞿受易于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此有可疑者：易緯乾鑿度曰：「仲尼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則謂商瞿乃孔子前輩，孔子向之請益，決非少孔子二十九歲之弟子。一說乖僻，同爲無根，可疑一也。孔子晚年治易，既所重視，其實此說亦不足信傳之商瞿，則瞿亦孔門高足。其年事長於回，於游夏爲前輩，何以姓名獨不一見於論語？孔子沒後，諸弟子論學，亦絕不及商瞿，可疑二也。石林葉氏云：「自司馬遷以來，學者皆言孔子傳易于商瞿，瞿本非門人高第，略無一言見於論語。性與天道，子貢且不得聞，而謂商瞿得之乎？」則前人已疑之。史記云：「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涑子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而漢書儒林傳則云：「瞿傳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

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不但姓名里居不同，傳授先後亦互異，可疑三也。

卽謂馬班二氏當有一誤，然孔子六經，何以無子游傳禮至二載，子夏傳春秋至嚴顏云云，而顧於

易之傳統，獨班班若是？可疑四也。荀謂：「秦人禁學，獨易爲卜筮書，得不禁，故傳授者不

絕。」史記儒林傳。然其他五經傳統雖絕，其秦前大師遞受必有可考，不應均無稽。可疑五也。且孔子九

世孫鮒爲陳涉博士，而田何當漢興，距孔子僅七世。時壽又不符。崔適史記探源云：「瞿少孔子

二十九歲，是生於魯昭公十九年。至漢高九年，徙齊田氏關中，計三百二十六年。而商瞿至田何

止六傳。是師弟子之年，皆相去五十四五。師必年踰七十而傳經，弟子皆十餘歲而受業，乃能幾

及。其可信耶？」此可疑者六也。

韓非顯學，儒分爲八：有公孫氏之儒，陶潛羣輔錄公孫氏傳易，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魏王冢，得竹書易五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二篇，朱彝尊孔子門人考謂

公孫段卽八儒傳易者。今按據上諸書，又見商瞿傳易之無徵，公孫段亦未必孔子弟子，蓋七十子之後學也。

易統之說既興，其後乃有詩統。經典釋文毛詩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

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大毛公以授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考河間獻王立

於景帝二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則生於魯定公二年，相距三百五十八年。而子夏至小毛公僅

五傳，其不可信，尤遠甚於商瞿之與田何矣。或說：「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

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二說名字年代絕不同，雖後說

世隔差似，而子夏與李克同世，曾申雖同時，輩行不先於克，云子夏傳曾申，申傳李克，亦已

謬。至孟仲子，或謂乃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趙岐或云乃子思之弟子，孟氏又無可據信。日知錄卷七詩維

天之命傳，閔宮傳，皆引孟仲子曰。正義引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習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則又有孟仲子之書。今按孟子尚不及子思，遑論其昆弟？李克子思同時，亦不得爲仲子師。今考史記無毛詩。班氏藝文志，儒林傳但言毛公，無名。鄭康成詩譜有大小毛公。見毛詩周

南正義。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有毛亨毛長，其後又爲毛萇。遞相增益，已增疑難。必遠溯毛傳迄

於子夏，實爲渺茫。

蓋周易本不與詩書同類，故秦人焚書不之及。而漢初之傳授獨廣，故乃最先有孔門傳統之

說。及漢武立五經博士，而毛詩猶晚出，故亦詳其傳受，以自引重。凡今之所以證彼之僞者，皆

彼往昔之所以自鳴其眞者也。

其他傳統不可信，有春秋三傳。徐彥公羊疏引戴宏，謂：「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

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則

子夏以後，公羊乃傳於一家，又五傳而已至漢景時也。公羊傳統之不可信，明矣。按公羊一姓，自傳春秋外，惟一見於

檀弓，有公羊賈。洪頤煊經義叢鈔謂「公羊賈疑卽論語公明賈。」（沈欽韓漢書疏證亦有此說）明古讀如芒，與羊聲相近。春秋家

公羊高，亦卽孟子所謂公明高也。」日人武內義雄著孟子與春秋篇，（見支那學第四卷）推引洪說，謂「公羊地卽公明地。」董仲舒

春秋繁露敘序有子池，池地二字形近易誤，蓋卽其人。又池字爲沱之異體，則公明沱卽公明儀，儀與沱亦聲近也。」今按公明高

可信，則公明高公明義同爲曾子弟子，未見其相爲祖孫也。且既同出曾氏之門，何以又謂受春秋於子夏？又公明高弟子長息，當魯穆公時，與子思同世。蓋公明義公明高年輩，皆當在曾思之間。又莊子馬蹄義臺路寢，章炳麟解故謂：義借爲巍，巍巍即峨峨也。是義得有高義。以古人名字相訓之例推之，則公明高或即公明義，說苑脩文有孟儀問曾子疾，即公明義（墨子與公孟子義問答，亦即公明儀也。說苑又有公明宣亦學於曾子，則當是別一人矣。又訛而爲公明沱公明地。此猶如穀梁赤又名穀梁叔，穀梁實也。惟穀梁子尙知其爲一人，而公羊則一人而訛爲數世耳。今公羊傳稱公羊子與引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同類。漢初舉其書，或言春秋，或言傳，並不繫諸公羊。則知造爲公羊一家數世之傳統說者亦妄也。應劭風俗通謂：

「子夏傳穀梁赤，一傳而爲荀卿，荀卿傳申公。」楊疏是子夏三傳而至漢也。穀梁傳統之不可

信，又明矣。漢志本注「穀梁子魯人。」師古曰：「名喜。」晁氏云：「應劭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廩信則以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爲名叔，字元始，皆未詳也。」崔述云：「說穀梁者，名既不同，世亦互異，學者將

何以爲據乎？蓋戰國以後，簡殘文絕，傳穀梁者莫詳其初，各以意增會之爲說，是以參差而不一耳。不但風俗通諸書不可信，即漢志之注，亦未有以見其必然也。」日人武內義雄論穀梁氏名字，（見支那學四卷孟子與春秋篇）則云「其名當爲叔，訓始，故字元始。楊士勛疏作淑，乃叔字之誤寫。叔字又單作叔，古文作六，與赤形近而誤。又王充云，穀梁名實，則以淑實音近，實又自實誤也。」惟於顏氏名喜一注仍無說。近人吳承仕檢齋則謂「赤與赤聲相近，寂寞之案前歷反，赤音昌石反，是其比。六又與喜聲近，贍昌志反，字亦作叔，與贍同音。實即置之異文，置喜同部，赤淑叔實喜五文聲轉通作，故論語孔子稱左丘明，字異而人同。」（經典釋文叙錄疏證）觀其一名之紛綸，即知非確有師承傳統，歷先秦迄漢弗絕矣。論語孔子稱左丘明，

其人蓋隱君子，而爲孔子之前輩。故記者以之與夷齊微生高諸人並列，猶其前之以孔文子子產晏

平仲臧文仲令尹子文陳文子季文子寧武子諸人並列也。明非孔門弟子。杜氏集解謂左邱明受經於

孔子，可謂無根之談。論左氏春秋傳統，參讀考辨第六七及一四七諸篇，論公穀傳統，參讀考辨第九〇。

書之傳統見於孔叢子。然孔叢書不可信，其言尤不足辨。禮樂論語無傳統。小戴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

孔子，使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知儀禮尙出孔子後。

大抵史遷言漢初傳經本師，其可信者也。諸師或出荀子之門，則有可信，有不可信。荀子在

漢時爲近古大儒，其弟子李斯，當秦政，荀學獨得勢。謂漢人多傳荀子學，可也。謂由荀子傳孔門之經藝於漢，則非也。且學者傳經，好推本大儒以自重，亦人情。漢儒亦未必傳荀子之學，特口說心測，而引荀子爲門面耳。故小戴記多載荀說，而亦主性善。董仲舒作書美荀子，而其治公羊，則講災異。劉向別錄稱張蒼親爲荀子弟子，傳左氏春秋，然其言五德之運，可謂傳鄒衍，不傳荀卿也。向別錄又謂蒼傳洛陽賈誼，然史稱蒼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則張賈之傳受亦虛。要之荀子斥襍祥，而漢儒信緯讖，卽爲西漢經術不盡傳自荀子之確證。推而上之，謂孔子時已有六經，皆傳自子夏，各有系統，尤非情實。韓非僅云儒分爲八，未聞分六經之傳統也。儒家六經之說，至漢初劉安董仲舒司馬遷之徒始言之。然史記亦僅言漢儒傳經，無孔門傳經。孔門傳經系統見於史者惟易，而易之與孔門，其關係亦最疏，其僞最易辨。其他諸經傳統之說，猶遠出史遷後，略一推尋，僞跡昭然矣。

卷二

三一 墨子生卒考

墨子生年，自馬遷已不詳，僅附著於孟荀列傳，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二說相較，後者爲是。漢志云：「墨子在孔子後」，後漢書張衡傳注云：「公輸般與墨翟並當子思

時，出仲尼後。」皆是也。余考墨子止楚攻宋，在楚惠王四十四年後，五十年前。時墨子年三

十餘，下逮周安王十年，墨子當死於其時，年壽蓋踰八十。

葛洪神仙傳：「墨子年八十有二，入周狄山學道。」孫詒讓聞詒謂其說虛誕不足論。然墨子年

壽必逾八十，余謂或可墨子壽八十二，後世遂謂其入山學道也。然既不得定其生卒的年，則此事無足深論。

上推墨子生年，當在周敬王之末年，或猶及孔子之未死

也。孔子卒，至安王十年共八十七年。

近人梁啟超墨子年代考頗精密，然謂墨子生於周定王初年，

元年至十年之間。

約當孔子卒

後十餘年，卒於周安王中葉，

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間。

約當孟子生前十餘年，則猶微有誤。余考墨子之生，至遲

在元王之世，不出孔子卒後十年。其卒當在安王十年左右，不出孟子生前十年。較梁考移前十許

年。以止楚攻宋一事爲主眼，似粗得墨子年世之眞。梁考又謂墨子之卒，最早不能早於鄭繻公被弑之後三年。因謂是周安王十二年，亦非是。鄭繻公被弑，在安王六年，故黃式三謂魯陽文君將攻鄭，在此年也。卽棄去一年計之，鄭繻公被弑後三年，亦僅爲周安王之九年。梁氏以安王十二年起算，蓋一時之誤。

淮南要略稱：「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蓋墨子初年，正值孔門盛時，故得聞其教論，受其術業，非謂墨子親受業於孔子也。墨子耕柱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對曰云云，子墨子聞之，曰：『葉公未得其問，仲尼亦未得所以對。』」今按：墨子幼年，正當孔子晚節，或竟不及與孔子並世。孔子遊蔡，遇葉公，墨子尙未生。此云聞其問答，亦得之傳聞，非謂其時墨子已生，有知識，能云云也。耕柱篇又載子夏之徒問關於子墨子。孫詒讓墨子閒詁曰：「史記索隱引別錄云：按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卽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在七十子後。」此亦誤。論語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豈得謂子張在子夏後？謂墨子年事較晚於子夏則可，謂墨子在七十子後則非也。

三二 墨翟非姓墨墨為刑徒之稱考

江琬讀子扈言論墨翟非姓墨，其言甚辨，顧孟子已言「楊氏為我，墨氏兼愛」，若墨子氏墨，確已有證。然孟子書又言墨者夷之。孔子之徒，不稱孔者，儒墨命名，必有由來，不得以墨子氏墨為解。茲篇仍補江氏未盡之義，尙論之士，兼觀可也。

蓋墨者，古刑名。白虎通五刑：「墨者，墨其額也。」尙書周禮孝經漢書諸注疏，均以墨為黥罪，刻其面額，涅之以墨。墨家之墨，即取義於斯。因墨尙勞作，近於刑徒。古者身嬰重罪，並籍家族為奴。又有無力贖罪，則身沒為奴婢。故與僚臺僕，咸為嬰罪之人，而童僕奴隸，咸由罪人得名。漢儒解周禮亦曰：「今之奴婢，即古之罪人也。」左傳：「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此因滅族而沒為奴隸也。又言：「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此因犯罪而沒為奴隸也。奴隸之在古代，蓋殊習見，且為社會重要之一部。而墨家乃以奴隸之道唱於一世，以與儒術相抗行也。說文：「儒，術士之稱。」禮記鄉飲酒義注：「術猶藝也。」列子周穆王篇：「魯之君子多術藝。」則術士猶藝士也。莊子在有：「說聖邪，是相於藝也。」是聖人即藝人之至也。稱藝士者，由其嫻習六藝。周官地官司

徒，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六儀。六藝者：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此六者，厥爲當時貴族之學，亦儒士進身於貴族之學也。習禮樂，所以爲相。習射御，所以爲將。習書數，所以爲宰。故曰：「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得。」又曰：「學也祿在其中矣。」蓋其先儒士習六藝，皆以進身於貴族，而得穀祿也。其後乃多以稱經籍。禮王制以詩書禮樂爲四術，卽四藝也。漢書儒林傳：「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此則漢儒之言。昔之儒者身習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至漢既不傳，乃以儒者所傳古經籍足其數，以附會於六藝焉。史記儒林傳又云：「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卽謂六藝傳於術士也。左傳哀二十一年，齊人來責魯稽首之禮，曰：「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此爲其時儒者傳習禮樂，故謂禮樂書曰儒書。而儒書多傳於魯。故仲孫湫曰：「魯秉周禮。」祝佗言：「伯禽封魯，分器備物而有典冊。」韓宣子言：「周禮盡在魯。」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中庸孔子對魯哀公，亦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故知魯存周禮，其書卽禮書，後世之所謂六藝也。而魯之學人，則傳習其書，嫻熟其事，故遂有藝士術士之稱。卽當時之所謂儒也。夫嫻習禮樂射御書數，以進身於貴族，所謂宦學事師者，其事不限於魯。至於原本先王，稱道詩書，以推見禮樂之因革，世變之流失，而欲以所謂文武周公者易當世，則其事

必待於魯。因魯有古典册。而孔子由此起。然孔子之戒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論語言儒者惟此。則儒固先孔子而有，而孔子猶未嘗自承爲儒也。目孔子之徒爲儒者，當出於墨。墨子初亦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繼以爲其禮煩擾，厚葬靡財，久服傷生，乃始背業，自倡新義。而有非儒。至孟子尚不自承爲儒，故其書惟張師道，不言儒術。及荀子乃始以儒自居。惟儒者所習皆當時貴族相沿傳守遵行之成法，而墨子乃非禮樂，尚功用，而大儉約。其衣食操作，一以刑人苦力之生活爲準。儒者有譏之，曰：此非吾先王文武周公所傳之道也。墨之徒則曰：此古者大禹之道矣。是墨之善爲解嘲也。故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脰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躡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蓋墨子之所倡，在其時，則刑徒之所爲。至於貴族，固不親操勞作。故墨子言禹道，對儒者之稱文武周公而言也。儒者曰：夫禮樂者，文武周公以來相傳之道也。墨子無以加之，則曰：我之親操勞作以自苦爲極者，則禹道也。而後人乃以爲墨子真有得於夏禹之道，是豈足與語夫學術流變之眞哉？然墨子雖自稱以爲禹道，而當時非笑之者，則仍曰此刑徒之所爲，黥墨之所務也，而遂呼之曰墨。呼之曰墨者，猶其呼孔門以儒。蓋儒之與墨，皆當時人物

流品之一目，人生行業之一端耳。儒者初未自認其爲儒，而墨者則直承其爲墨，曰人呼吾墨，吾則以爲大聖夏禹之道也。故曰非夏禹之道，不足爲墨。人以墨致譏，而彼轉以墨自誇焉。然則名墨翟者，猶後世有黥布。黥布不姓黥，人知之。墨翟非姓墨，則不知也。墨爲刑名，人知之。而墨者之稱，猶謂黥徒，則不知也。故當時所謂儒墨，易言之則士與民之分也，君子與刑徒之等也。謂余不信，請熟繙之於先秦諸子之古籍。凡所記儒者之衣服飲食起居動作言論，豈不儼然一所謂士君子者之衣服飲食起居動作言論乎？至於墨則不然。其衣服，奴隸之衣服也，飲食，奴隸之飲食也，起居動作言論，奴隸之起居動作言論也。在古代奴隸罪人一體，今則有別，故用奴隸字，從今制也。要之一派爲模擬上層之貴族，一派爲代表下層之庶民。彼自爲士君子，人亦從而士君子之。彼自爲刑徒奴民，人亦從而刑徒奴民之。儒墨之稱，由此生也。劉師培左廬集釋儒謂：說文，儒，術士之稱。今考說文訓術字云：邑中道也。邑中猶言國中。意三代授學之區，必於都邑，故治學之士必萃邑中，卽小戴王制篇所謂升於司徒，升於國學之士也。儒爲術士之稱，示與野人相區異。今按劉說亦可通。竊猶嫌其泛說而不切。如後云道術方術，皆由禮樂術藝演變引伸，而非由邑中道引伸，亦可證劉說之未諦。墨子至楚，穆賀見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吾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夫其曰賤人之所爲，猶之云刑徒之所爲，而不過稍緩其辭而已。此當時以刑徒視墨之證一也。太平御覽引墨子佚文有云：「賤人何可謂薄也。」想當時謂墨者爲賤人，故墨子有此語。墨徒公尚過爲越王迎墨子，墨子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賓萌者，今所云客籍之民，猶刑徒矣。量腹而食，

度身而衣，則刑徒之生活也。此墨者自務爲刑徒生活之證二也。

尚賢篇以國中之衆與四鄙之萌人分言，國中之衆者，居於都，古謂之百姓。四鄙之

萌人居於野，古謂之民。民猶奴隸也。許行至滕，曰：「願受一廛而爲氓。」即墨子所謂自比於貧賤也。

許行爲墨子再傳弟子。（詳考辨第三）墨家不主仕，儒者以求仕爲職志，仕之與否，即儒墨之鴻溝也。

禽滑釐事墨子三

年，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給使，不敢間欲。此墨者爲刑徒生活之證三也。其他不勝列舉。

而吾所謂當時以刑徒呼墨者之說，則猶有確證。荀子之禮論有之，曰：「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

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修士。修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

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

得畫行，以昏殯，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

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然則厚三寸者刑人之棺也。

楊倞注亦云：「左哀二年傳，趙簡子之誓曰：『若其有』」

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墨者之稱墨，由於薄葬。

雖有其他，而薄葬爲甚。

有類於刑徒，而遂招此譏。

夫然則錫之以

嘉名者，其殆出於儒者之徒耶？吾嘗謂儒墨之辨，由其主有禮之與無禮。荀子曰：「禮者，分

也。」禮論故儒墨之辨，即在其主有分之與無分也。儒者務分，故力求自異於庶民。墨者非禮，

而主兼愛，故力求自齊於庶民焉。此二者之辨也。故荀子曰：「禮之理誠深矣，小人不能察。」

又曰：「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

士。」士民之辨，即儒墨之辨也。又曰：「人之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其中焉，方

皇周浹，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民者賤稱，卽爲俘虜奴隸，故字象械足之形，與稱百姓不同。荀子謂外於禮者爲民，猶云外於禮者爲奴隸爲黥墨也。

下云「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不言民而言百姓，知前之稱

民爲貶賤之辭。其言祭禮，亦曰：「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

地者事二世，恃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楊倞注云：「有三乘之地者，祭法所謂適士。恃手而食

者，謂農工食力。」今墨子自願比於賓萌，而孟子則曰：「不仕則不能祭，爲不孝。」此可證儒墨

之不同矣。故儒者力爭上流，墨則甘與下伍。而儒者譏之，乃謂如黥墨之徒也。荀子又言之曰：

「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自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王霸篇豈不明以

墨子之說爲役夫之道哉？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富國篇墨子非禮，尙

力，固宜爲役夫矣。然則稱之曰墨者，卽無異斥之曰役夫也。或者猶疑吾言乎？則孟子固言之，

曰：「墨者無父」，荀子亦言之，曰：「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禮論無父禽獸，

與刑徒役夫之誚何若？夫誰疑其非孟子荀子之言者。或又謂墨子與孔子並稱，古之大賢也。當時

旣儒墨平分天下，墨者何以自甘於刑徒役夫之誚？此則墨子已自言之，曰：「非大禹之道，不足

以爲墨」，墨者亦何慚其爲墨哉？且近世有工黨，勞工豈不爲人賤視，乃以此名相號召，則無疑

乎墨之爲刑徒之名也。

或疑墨既爲道術之稱，則墨子當何氏？余意古人不必盡有姓氏也。女子稱姓，男子稱氏，氏所以別貴賤。貴者始有氏，賤者則不必有氏。且如春秋寺人貂寺人披徒人費之屬皆非氏。介之推燭之武之類，亦不知有氏。復如師襄師曠卜徒父卜偃卜招父屠牛坦屠羊說之屬，亦非氏。然孔子弟子有卜商，晉膳宰有屠酈，見左傳，檀弓作杜蕢。越有寺區，後世有徒氏介氏燭氏師氏，姓氏之起，至無準矣。則孟子何不可以據當世之稱墨翟而呼爲墨氏乎？要之墨家稱墨，乃本道術，不由姓氏，則斷斷然者。否則墨子之氏墨，殆亦如屠牛坦屠羊說之流，彼固躬自親於役夫刑徒之操作矣。孔子之道，有教無類，墨子先賤人，自習於儒，乃苦其禮而倡墨道，墨子其固古之偉人哉！

〔附〕 孟子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解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趙岐注：「摩突其頂，下至於踵。」荀子非相篇：「孫叔敖突禿」，楊倞注：「突謂短髮可凌突人者。」焦循孟子正義云：「突禿聲轉，突卽禿。」趙氏以突明摩，謂摩迫其頂，髮爲之禿。放至於踵者，卽莊子所謂將使後世之墨者，自苦以腓無胫，脰無毛也。」今按摩頂蓋如刑徒之禿。摩頂與拔一毛對舉，明是自髡其頂。田叔孟

舒自髡鉗隨張敖稱家奴，則當時奴必髡鉗也。童字本義爲山無草木，而僮奴髡鉗無髮，故亦稱童。周禮：「髡者使守積。」又漢書：「當黥者髡鉗爲城旦春。」蓋髡鉗較黥爲輕，而其爲刑奴則一。莊子說劍：「太子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矚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然則突鬢之與儒冠正爲相反之服。劍士必突鬢垂冠而衣短後者，爲其便事。而墨子以自苦爲極，親操勞作，因亦秃鬢摩頂，不暇治纓冠禮容。文子所謂「墨子無黔突」也。見文選班固答賓戲注引。至於儒者，束髮正冠，正其大事。子路之於衛，結纓而死。鄉鄰有鬪，披髮纓冠而救之，孟子以爲惑。則儒者之重視其冠戴之容也。夫披髮纓冠而救鄉隣之鬪，孟子已謂之惑。而況乎摩頂秃鬢，以求利天下者乎？此孟子之所爲譏也。放踵者，莊子天下篇稱：「墨者以跣躡爲服」，釋文：「李云：麻曰屨，木曰屨，屨與跣同，屨與躡同。一云鞋類也。」史記孟嘗君傳：「躡屨而見之」，虞卿傳：「躡躡擔簦」，漢書卜式傳注：「躡卽今之鞋也。」鞋無底，履有底。鞋輕便利遠行，而非法服。蓋貧士步行乏車乘者服之。故馮煖躡屨見孟嘗君，繼而出有輿。虞卿躡躡擔簦，則下不履，上不蓋，皆以步行無乘，見其鄙野。屨者，宋書謝靈運傳：「常著木屨，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釋名云：「帛屨以帛作之，如屨者。」不云帛屨者，屨不可踐泥，屨以踐泥。野行無車乘，晴則躡躡，雨則著屨。其異於法

服之履者，正君子野人之別也。墨子之至楚，裂裳裹足，

見呂氏愛類，淮南修務，又詳墨子公輸篇閒詰。

其不履不乘，以履

屨爲服也可知。禮記內則：「偁屨著綦」，釋名：「偁所以自偁束，今謂之行縢。」注：「綦，

屨繫也。」正義：「皇氏云：屨頭施繫以爲行戒，未知然否。」或著屨之時，屨上自有繫，以結

於足也。故鄭注士冠禮黑屨青紃云：「紃之言拘也，以爲行戒。」

韓非外儲說左下，文王伐崇，至鳳凰黃虛，鞵繫解，因自結。呂覽不苟作武

王。史記張釋之爲王生結鞵。是古人屨有繫，鞵亦有繫也。此可見古人所以飾足之禮，貴於偁束拘戒。今墨徒重勞作，尙便事，乃不

遵偁綦之制，放爲野人跂蹻之服，不自拘戒，故曰放踵。放者，猶謂縱肆，與偁束正相反。然則

孟子言摩頂放踵，實爲兩事，而同譏失禮。墨徒既自頂至踵，靡不違禮矣，而曰將以救世。故孟

子曰：「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也。則放踵之云，與莊子所謂腓無胫脛無毛者，雖義得相通，而

所指自別。焦氏卽以腓無胫脛無毛釋之，亦未當也。

〔附〕 莊子儒緩墨翟釋義

莊子列禦寇篇：「鄭人緩，呻吟裘氏之地，三年而爲儒，使其弟墨。儒墨相與爭，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此寓言。墨子初亦治儒術，繼而背棄，則墨固從儒中來，而儒反受其抵

排。故孔子既悟而告老子，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

天運篇。

則儒墨之謂也。緩猶不悟，不能與化爲人，宜其爲秋柏之實矣。緩者指凡儒言，翟者指凡墨言。

孫氏爲墨子弟子考，乃謂鄭人有某翟，是不識莊生寓言之趣者也。顧儒何以名緩，墨何以名翟？

此雖寓言，當有命意。余謂此皆本當時之服飾言也。何以明之？莊子田子方篇記儒服云：「儒者

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

孔叢子云：「孔穿履方履見平原君。」殷本爲墨徒所服，至於後世既盛行而孔穿乃履方履，仍不失句屨之意。孔叢特記之以見儒服之異於衆也。

袂者事至而斷。」緩者，儒服大帶。論語：「子張書諸紳」，紳卽緩矣。云居裘氏之地者，釋文

崔云：「裘，儒服也。」以裘爲儒服，知緩亦儒服矣。翟者，說文：「山雉尾長者。」古之野

人，以翟羽爲冠飾。知者，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玃

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則冠雞羽爲鄙人，非儒服可知。翟羽亦

雞羽之類爾。葉德輝曰：「今漢武梁祠石刻畫像，有曾子母投杼，閔子御後母車，及子路雄冠佩劍事。冠作雉形。」据此則墨者冠翟，正猶子路野人之雄雞冠矣。然則儒者何冠？曰冠鷩。莊

子天地篇所謂「皮弁鷩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也。然則鷩冠言其飾，圓冠言其形，其實則一，

儒者服之。墨者又何以冠翟？翟冠本野人之服，墨者自比刑徒，親操勞作，摩頂放踵，不尚禮文，

故或冠雉羽，不脫鄙野也。莊子天下篇云：「宋鉅尹文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釋文「華山上下均平。」淮南主術

訓：「趙武靈王貝帶鷩鷩而朝，趙國化之。」玉篇：「鷩，南方雉名。」漢書佞幸傳：「孝惠

時，郎侍中皆冠鵠鵠，貝帶。」師古曰：「以鵠鵠毛羽飾冠，鵠鵠即鷩鳥也。」皆古人以雉羽飾冠之證。云趙國化之，明初不以爲尙。侯幸冠之，知非士大夫之服。武靈胡服，志變國俗以尙

武。高誘注：「大貝飾帶，胡服。」故冠鵠鵠而爲鄙野。用意又與墨徒不同。

典略云：「靴始起于趙武靈王。」學齋佔畢亦云：「古有履無靴，趙武靈王乃變履爲靴。」今按武靈

之變履爲靴，亦與墨氏以跛躄爲服相似。要之皆以便事而尙功，遂於古昔禮制有所不顧也。至閱籍乃以爲美觀焉。左傳二十四年傳：「鄭子臧好聚鵠冠，

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殺子臧。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則其時鵠冠尙爲新奇，非法服，爲人指目。其後乃爲儒冠，亦猶翟冠初見鄙野，其後乃成時好也。

杜預注左傳亦謂「聚鵠羽爲冠，非法之服。」顏師古則謂「鵠水鳥，天將

雨則鳴，古人以其知天時，乃象其形當冠，使掌天文者冠之。故逸禮曰知天文者冠鵠。蓋子臧是子華之弟，以兄見殺而出奔，常有復讎之志，故與知天文者遊聚，有所計議。是以鄭伯恐其返國作亂，令人誘殺之。若直以鵠羽飾冠，何必惡而殺之也。」又謂「左氏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數語，係後人妄加，非左氏原文。」顏氏不悟服飾好尙之有變，逸禮已當晚世語，轉引以疑左氏，不信鳥羽爲冠而云像其形，皆誤。

三三 趙簡子卒年考

趙世家：「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年表：「周定王十二年，襄子元年。」梁氏志疑辨之

云：「左傳魯哀公二十年，越圍吳，趙襄子降於喪食。時居簡子喪，故遣楚隆問吳王於軍中，稱先主先臣，則簡子先一年卒，明矣。自魯昭公二十五年黃父之會，趙鞅始見於經，至卒凡四十二

年。先定公卒一年。表列簡子至六十年，世家亦云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豈非大誤？」今按：梁說是也。世家亦云：「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此即魯哀二十二年，而云襄子元年，則史公亦謂簡子卒在前一年矣。志疑又云：「世家趙襄子元年，越圍吳云云，事在晉定三十七年，襄子初嗣爲晉卿，固不誤。何以書簡子卒於出公十七年，自相牴牾，深所不解。豈史公又以圍吳爲出公十八年事乎？」今按：史云：「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自據左傳，而其誤亦由據左傳。何以言之？左氏哀二十七年傳有云：「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趙襄子由是悉知伯。」杜注：「簡子廢嫡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以立爲子。」余疑史公誤讀此文，以爲知伯譏其何以爲子，當在簡子未卒前，故趙世家又云：「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恤將。」晉出公十一年，即悼公四年，同記一事，而史特增簡子疾使太子將云云，以彌縫左傳何以爲子之語。其後又增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恤，簡子不聽，此亦非左氏所有。左氏稱趙孟，稱趙襄子，固不以爲簡子猶在，而史自誤會之也。

其云「知伯醉，以酒灌毋恤。」亦與左異。當由史公別採他說。然則其簡子疾，使太子將云云，亦或有所本，而其所本之爲誤解左氏傳文，亦從可定也。

且余考史文，猶有可疑者。世家云：「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夫

晉君之卒，簡子豈得獨擅而除三年之喪？且定公卒而除三年之喪，此當著於晉世家，與趙世家不涉也。今滅之於晉，而見之於趙，其義何居？竊疑此當爲：「定公三十七年而簡子卒，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本記趙簡子卒，除三年之喪，與晉定不涉也。而史公此條，又本之呂覽長攻篇。

「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高誘云：「服衰，謂期年，勿復三年也。」是高誘亦謂趙簡子之卒，告其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也。梁玉繩曰：子校補謂

「史趙世家因趙孟降於喪食之文，謬謂簡子居定公喪改三年爲期。高氏仍史誤，而又移爲襄子居父喪葬年。其實服衰者，謂服未除也，觀下服衰以遊可見。」今按梁氏謂襄子居喪改葬之說，乃由誤會呂氏文義，是也。惟史記趙世家本有誤文，並非謂簡子居定公喪，則梁氏未能訂正。」左氏傳越圍吳，簡子降於喪食，其事已在冬十一月，則簡子卽以是年卒，不必在去

年。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今又降之。」此所謂三年之喪者，特謂是父母之喪耳。

梁氏據傳文，乃謂簡子卒在定公卒前一年，三十六年亦未的。

然史記既云：「定公三十七年，簡子卒，除三年之喪」，又曰：「趙襄子元年，越圍吳」，

何也？依常例，新君改紀元，應在故君卒之明年，此卽以君卒之年稱元耶？曰不然。春秋魯曆，哀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趙用晉曆，已爲翌年之正月，禮固得稱元。由是言之，世家本云：「定公三十七年而簡子卒，除三年之喪，期而已，太子毋卹代立，是爲襄子。襄子元年，越圍吳」，而中間又橫插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一節，又云：「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兩說矛盾，或經後

人妄驛，或史公誤於傳文，如上所列而兼存兩說，未及汰并。要之簡子卒在晉定公三十七年，此則據呂覽校史記而可定者。今重寫史記趙世家一節如下：

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卒，除三年之喪，期而已。

「是歲，越王句踐滅吳。按此年閔吳，滅吳尚在後三年，此誤。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

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爲能忍

詢。」然亦慍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

十七年，簡子卒。」此一節應刪。

太子毋卹代立，是爲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上文已言越滅吳，此又言越圍吳，顯見衝突。

又按：戰國策史記載襄子滅代事云：「趙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

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與兵平

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世家敘其事在

越圍吳後，年表其事在襄子元年。若簡子固以魯哀二十年卒，則代滅在魯哀之二十一年也？呂覽

事，謂簡子卒，襄子服喪登夏屋，始以姊妻代君，亦異。淮南人間訓：「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

爲墨而殘。」其時墨子初生，墨術未起，烏有爲墨而殘之事？其後趙武靈王時，中山君好墨而亡

於趙，豈淮南乃誤中山爲代耶？

又史公於簡子世載扁鵲事，其語荒誕，可以不論。又爲扁鵲傳，稱扁鵲其後過虢。又過齊，見齊桓侯。當簡子時，虢亡已久。齊桓立，去簡子卒亦百年。扁鵲見簡子，尙在其卒前二十餘年。而桓侯十八年卒，扁鵲見桓侯，當其卒歲。兩事前後相去百四十年。鵲何其壽？志疑齊桓侯乃趙桓子。謂：「說苑號作趙，甚是。趙簡子之子爲桓子。鵲冠子世賢篇魏文侯問扁鵲，魏文與趙桓竝世，可以爲驗。」又稱：「或曰，晉孝公紀年作桓公，與魏文侯同時，當是扁鵲所見者，亦通。」今按：趙桓子去簡子卒亦五十年，晉桓公又在趙桓子後三十餘年。或者之說決非，梁氏說亦未見其必是。韓非喻老言扁鵲見蔡桓侯，國策言扁鵲見秦武王。蔡桓侯在春秋初，秦武王在周赧王時，相去踰四百年。傳說多錯，又何從必據一說以定之？

三四 計然乃范蠡著書篇名非人名辨

史記貨殖列傳：「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蔡謨曰：「計

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爲首，豈復聞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其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今按：蔡說是也。余嘗熟復史記貨殖傳文，而知蔡氏計然乃書名，非人名，其說確不可易。所引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云云，卽撮引書中語。漢志兵權謀家有范蠡二篇，蓋計然在其內。刺通之書，自號雋永，今著錄止稱蒯子。淮南內二十一篇，本名爲鴻烈解，而止稱淮南。又儒家王孫子一篇，班注：「一曰巧心。」孫德謙藝文志舉例：「一曰巧心，書之別名也。」太史公書百三十篇，今名史記。戰國策三十三篇，初名短長語。老子後稱道德經，莊子稱南華經。有古名樸而後入於華者，有古名華而後入於樸者。范子書，別名計然，正亦其例。自班氏古今人表計然列第四等，後人乃始以計然爲人名，非書名矣。今再就貨殖傳所引計然語論之，大抵言農事，言財幣貿易，此乃中原自李悝白圭以後人語耳。范蠡當春秋世，又居越，何由作此論？則漢志范蠡二篇，殆亦出後人假託也。

馬總意林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爲人有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汎汎，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鳥喙，不可與同利也。』此

其不可信，有可得而確指者。漢志范蠡二篇，此有十二卷，不可信一也。古書記人姓名而失其字者有之，此獨舉其姓字而遺其名。既范蠡師計然，弟子述其師，不當如是，不可信二也。古人取字，率以單字，如顏回字淵是也。或別以伯仲，如冉耕稱伯牛是也。或美以子稱，如閔損稱子騫是也。從無字曰某子者。今計然，其字曰文子，非例也。古之稱子，或從姓，如大夫文種稱文子，見豪士賦序，抱朴子知止。則計然當姓文，不得曰姓辛。或因名，如田文稱文子，則計然應名文，不得曰字文子。或爲諡，如季文子公叔文子，而計然非大夫，無官職。其人爲范蠡師，蠡顧不辨其姓字至此乎？不可信三也。既謂其人不肯自顯，天下莫知，則豈得云「稱曰計然」乎？「稱曰計然」，固誰稱之？不可信四也。又云：「遨遊海澤，號曰漁父，不肯見越王，曰：爲人鳥喙」，此均范蠡事。蠡浮海，自號鴟夷子皮，又誠文種曰：「越王鳥喙」，僞爲范書者，乃襲以歸之計然。不可信五也。又史記：「句踐困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若計然是人名，則句踐固加信用。而意林引范書，若計然未肯見句踐，烏論爲之用？若謂范蠡進其師說，則史文當稱用范蠡，不得併稱曰計然。史記自本范子書，今范書與史復不合，不可信六也。且其書稱范子計然，如管子收馬山高之類耳。今謂范子問於計然，故取此名，則古無其例，不可信七也。顏師古洪邁之徒，遂據此斷蔡說爲謬，謬者不知其爲謬，固宜以不謬者爲謬矣。且其謬猶不止此。以計然爲人名，又見

於吳越春秋與越絕書。吳越春秋作計倪，越絕書作計倪。夫國語敘吳越事甚詳，獨不及計然。先秦書亦無一及計然者。

春秋繁露對膠西王，列舉越王與五大夫謀伐吳，曰大夫蠡大夫種大夫庸大夫無余大夫車成，亦無計然。

吳越春秋越絕書出東漢，乃誤讀史

記貨殖傳而妄爲之，與班氏同耳。

梁玉繩人表考：「計然名研，見班書敘傳，答賓戲。倪水硯之語，硯與研同，研然音近。」余謂此可證三書之同誤，不得據三書而證計然之實有其人也。

然曰

「大夫計硯」，則直以爲其人姓名，又非別有姓辛字文子之說也。又曰「計倪官卑年少」，則其

人又非范蠡師，不肯見越王而遨遊海澤也。以國語史記言之，知吳越春秋越絕書之誤。以吳越春

秋越絕書言之，又知范子計然一書之妄。其不可信八也。又史記稱：「計然七策，越用其五」，

漢書作十策，越絕書有「伐吳九術」，語出大夫種。吳越春秋亦有文種九術，而語益荒誕。是二

書以計然誤爲文種也。梁氏志疑遂據二書以校史漢，謂七與十皆字誤。則志疑復以文種誤爲計然

也。文種稱文子，而范書計然亦字文子，實自文種九術而誤。此不可信九也。至今傳文子書，半

襲淮南，牽引老子，又不知出誰何人依托。而北魏李暹作注，遂以爲即計然。洪容齋辨之云：「

其書一切以老子爲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馬總只載其敘計然及他三

事，云餘並陰陽歷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

然答，列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洪氏此說，已知范子之非文子，而不知唐志農家十二卷

之范子，非即漢志兵權謀家二篇之范蠡也。蓋史記所謂「計然七策，越用其五」者，計然乃范蠡

爲越謀富強報吳復仇之書，故入之兵權謀。范蠡功成，又欲移其致富之術，試之私家，故史記摘其語於貨殖傳。後之造僞書者不辨，專以天時陰陽農事殖產爲說，故入農家。此不可信十也。

漢志農家有宰氏十七篇，班固云：「不知何世。」王先謙補注引葉德輝曰：「元和姓纂十五海，宰氏姓下，引范蠡傳云：陶朱公師計然，姓宰氏，字文子，葵邱濮上人。據此則唐人所見史記集解本亦作宰氏。宰氏卽計然，故農家無計然書。志云不知何世，蓋班所見，乃後人述宰氏之學者，非計然本書也。」是又不然。計然本入兵權謀，葉氏疑漢志農家何以無計然，此誤以唐志范子僞書，而謂計然應列農家耳。若謂唐人所見集解本作宰氏，北史蕭大圓有云：「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又何以說之？蓋辛之誤宰，又係後人見漢志農家有宰氏，而唐志范蠡僞書入農家，故疑辛乃宰字誤，而妄改之也。若宰氏誠卽計然，班氏人表列計然於四等，豈有不知，而云不知何世哉？葉氏謂所見乃後人述宰氏之學者，非計然本書。此於漢志有大例。凡後人所述，非本書者，云依托，不云不知何世，如道家力牧二十二篇，班云：「六國時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黃帝相。」小說家天乙三篇，班云：「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托也。」兵陰陽家風后十三篇，班云：「黃帝臣，依托也。」如此之例，班於宰氏下，亦應釋其爲范蠡師計然，而云不知何時何人依托。豈得謂不知何世哉？如農家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王氏六篇，皆云不

知何世，此即指尹都尉趙氏王氏言，非謂不知述其書者何世也。則班氏自不知宰氏爲何世人，而葉氏妄以元和姓纂一字之誤，遽斷爲卽計然，又所謂亡羊多歧之尤矣。且古之非常人，建非常之業，豈必盡有非常之師！如范蠡師計然，蘇張師鬼谷，皆子虛烏有，不足信。而計然之爲書名非人名，則史籍昭然，熟察文理者，自能辨之。

〔附〕 鴟夷子皮及陶朱公非范蠡化名辨

又按范蠡事亦多異說。沈欽韓漢書疏證云：「呂覽悔過范蠡流乎江。又離謂范蠡子胥以此流。新書七范蠡破石而蹈五湖。則以爲死。貨殖傳稱其適齊爲鴟夷子皮。韓非說林鴟夷子皮事田成子。墨子非儒孔子怒景公不封己，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淮南汜論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專任大臣，故使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田恆之亂，在魯哀公十六年。越滅吳在魯哀公二十二年。信有鴟夷子皮，當齊簡公時，非范蠡矣。」今按說苑卷二：「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鴟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損頗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屈春乎？又說苑卷十八：「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

疇中。王子建居城父事在魯昭十九年，下距田常弑簡公已四十三年，然則鷗夷子皮必先爲楚人，後而適齊也。伍員旣被讒，賜之鷗夷而浮之江，范蠡蹈五湖，遂亦有鷗夷之號。或者子皮浮海去齊，因亦稱鷗夷子皮。史公不深考，遂誤謂卽范蠡之化名耳。沈氏又曰：「新書五梁嘗有疑獄，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梁王曰：『陶之朱叟，布衣而富降國，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新序雜事魏徙都大梁，於陶爲近，其事在惠成王時，則陶朱公又非范蠡也。以理論之，范蠡旣霸越滅吳，苟非逃諸山林，仍處通都爲富人，則蹤跡之者必不已，亦不得爲智。」又按張文蠶螺江日記，亦辨此事，云：「史記稱陶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命長男往楚，求救於莊生。索隱疑卽莊周，范蠡焉得與莊周交往。然小司馬亦非實質，其意似疑史記所載朱公，未必果越之范蠡也。卽其本末考之，始在宛佯狂。疑與文種仕越，已在壯年，乃二十餘年而破吳雪恥，句踐以霸，當不下五六十歲，繼而扁舟五湖，變姓名爲鷗夷子皮，復相齊國，立談而致卿相，戰國或有之，春秋時從未見。且齊相安有鷗夷子皮？韓非載田成子家臣鷗夷子，非齊相。若云齊國一時有兩鷗夷子，豈非怪事。至稱在陶時，其長男與俱，見苦，爲生難，是朱公諸子俱在去齊居陶後生，乃其少男亦能乘堅策肥。使往楚，則其年可知，長男之年更可知，蓋總不下二三十歲，計朱公年已八九十，乃又曰後至衰老而聽子孫修業，此小司馬所以致疑。而旣注其書，不欲正言其失，故於莊

生微示其意，使莊生果是莊周，則朱公之非范蠡明矣。」今按索隱亦多疎謬，而張說厚護古人，其意要爲可存也。又考陶爲天下商業中心，亦應在魏都大梁宋通鴻溝之後。參讀考辨第九九。孔叢子枚產謂子順曰：「聞猗頓善殖貨，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答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聞陶朱公富，往問術焉，朱公告之當畜五特，於是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也。」是則猗頓與孔子順同時，值戰國之晚世，陶朱公輩行稍前，固可與莊周並世，而此莊生或亦可爲莊辛也。又按蔡澤傳，澤之說應侯曰：「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其辭固未必卽當時之口語，殆出策士虛構。然知史公前固已有此傳說。史公好奇博采，後世愛其文，傳誦弗衰，遂若爲信史耳。

三五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考

孟子離婁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去之，寇退而返。」焦氏正義引周柄中辨正云：「或云：越寇季氏，非寇魯，此並無所據。左傳哀二十一年，越人始來。二十三年，叔青如越，越諸鞅來報聘。二十四年，公如越。二十五年，公至自越。二十六年，叔孫舒帥師會越人納衛

侯。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聘。是年八月，公如越。越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以此觀之，越自滅吳後，與魯修好，未嘗加兵。而哀公嘗欲以越伐魯去三桓。武城近費，季氏之私邑在焉。說者因謂越寇季氏，非寇魯，亦臆度之言耳。」今按：謂越寇季氏，非寇魯，實有確據，非臆度也。說苑云：「魯人攻鄭，曾子辭於鄭。鄭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鄭，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鄭君復修曾子舍而復迎之。」此即孟子越寇事，鄭君者，季孫也。孟子書有費惠公。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則季孫固宜稱君矣。孟子言越寇，而說苑稱魯人者。魯世家：「哀公如陘氏，三桓攻公，公奔於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吳越春秋亦謂：哀公奔陘，三桓攻哀公，奔衛，又奔越。來迎哀公，與之俱歸。夫三桓攻公而出之，國人迎而歸之，越人送之，攻鄭而數以十罪，必此時矣。又按左傳云：「秋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晉語：遂施邢侯氏，韋注：施，効捕也。杜預曰：有陘氏即有山氏，公孫有山氏，乃上年公如越，與越太子適郢相得，適郢將妻公，多與之地，而公孫有山以告於季孫者也。正義據左傳駁史記云：「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呂東萊引穎濱蘇氏曰：子貢言哀公不歿於魯，而史稱哀公自越歸，卒於有山氏。歸于有山氏而不歸國，事未可信。」竊疑哀公歸國而卒於有山氏，正爲有山氏所弑，有山氏殆當魯越通道，而黨於季孫。

魯人劫捕之，正爲其弑君。定哀之際多微辭，即傳文亦不明顯耳。

及門黃少荃女士謂諡法恐懼從處曰悼。考春秋以來，如晉厲公弑於欒書中行

偃，齊晏孺子弑於田乞，衛出公被逐亡死，楚聲王盜殺之，皆不得其死，其次立之君均諡悼，謂其恐懼從處，承叛亂之餘而即位也。魯哀公卒，子寧立，諡悼公，則魯哀之不得其死信矣。

曾子於此時前後，皆居武

城。王符潛夫論：「鄆畢之山，南城之塚。」章懷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足徵曾子居武

城之久。

俞氏癸巳類稿，書武城家乘後，謂「檀弓云：季孫卒，曾皙倚其門而歌，以曾皙在費，故附會其事。又云：曾子之席華而院，曰：季孫之所賜。知曾子父母及身，始終皆在費。可證南武城在費。」參讀考辨第二九。

〔附〕 越徙琅邪考

越都徙琅邪，事見越絕書及吳越春秋。今本紀年，於越徙都瑯琊，在晉出公七年，當魯哀公

之二十七年，是歲，越使后庸來正邾魯之界，公與盟平陽，蓋卽越北徙時矣。

吳越春秋，句踐二十五年霸於關東，徙瑯琊起觀臺，周

七里，以望東海。今按：越滅吳在句踐二十四年，其明年，決不急遽北遷。吳越春秋記句踐滅吳年，及卒年，皆誤。見考辨第一八。

然則武城被寇時，越都已在瑯琊。今考瑯琊地

望，古有三說。漢志東萊郡琅邪，越王句踐嘗治此，起臺館。史記秦始皇本紀：「窮成山，登之

罍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集解：「地理志云：『越王句踐嘗治琅邪縣，起臺觀。』」正義，

括地志云：「密州諸城縣東南百七十里有琅邪臺，越王句踐觀臺也。臺西北十里有琅邪。」吳越

春秋云：越王句踐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觀臺以望東海，遂號令齊晉秦楚，以尊輔王室。」水經

濰水注：「琅邪山名，越之故國。」此皆指越徙瑯邪，在今山東之諸城也。其故城在今山東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僻在齊東之海濱，越爲求霸中原，何爲擇都於此，衡以地理形勢，知必不然。顧棟高春秋大事云：「春秋時琅邪，爲今山東沂州府」，謂瑯邪近日照，此與諸城琅邪臺百里相望，波濤可接，其說實近情理，而恨辨之猶有未盡析者。按續漢郡國志：「東海國贛榆，本屬瑯邪。」注引地道記，海中去岸百九十步，有秦始皇碑，長一丈八尺，廣五尺，厚八尺三寸，一行十三字，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則三尺見也。」又水經淮水注：「贛榆縣北東側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則三尺見東北傾，石長一丈八尺，廣五尺，厚三尺八寸，一行十二字。」今按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南登瑯邪，大樂之，作瑯邪臺，立石，刻頌秦德，凡九百九十七字。其辭有曰：「乃撫東土，至於瑯邪」云云。是始皇登瑯邪，乃今東海之贛榆，而水經濰水注復云：「瑯邪山名，越王句踐之故國，秦始皇滅齊以爲郡，城卽秦皇所築。遂登瑯邪，大樂之。山作層臺於其上，謂之瑯邪臺，臺在城東南十里，孤立特顯，出於眾山，上下周二十餘里，傍濱巨海，秦始皇所作。臺基三層，層高三丈，上級平敞，方二百餘步，廣五里，刊石立碑，紀秦功德，漢武帝亦嘗登之」云。是酈氏言瑯邪秦碑，本有兩處，一在瑯邪，一在贛榆，而余疑句踐瑯邪，實應在贛榆，不在諸城。何也？按水經淮水注又

云：「游水東北逕贛榆縣北，又東北逕紀鄣故城南，東北入海。舊吳之燕岱，常泛巨海，憚其濤險，更沿溯是，濱由是出。」則贛榆爲自昔海道要港，秦末之田橫，東漢初呂母，避居海中，皆在此邑。越爲海國，其北徙瑯邪，以爭中原，宜當在此。自贛榆北七十五里，即達山東之日照，縣北四十里有會稽山，縣志相傳，越王嘗登此，號小會稽山。又贛榆西境八十里有羽山，尚書殳繇羽山，越爲禹後，故繇之故事，亦迤而在此。山東鄒城縣東北七十里有羽山，即贛榆之羽山也。郭璞山海經注，謂羽山在東海祝其縣東南，亦即此山。此皆越都瑯邪，其傳說之猶有遺跡可推尋者。墨子非攻中篇：「東方有莒之國，不敬事於大，東者越人夾削其壤，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莒在日照西五十里，越都瑯邪在贛榆日照間，則莒在其西，地望正符。顧氏謂春秋時瑯邪，爲今山東沂州府。考瑯邪爲臨沂國治，乃東漢時事，雖臨沂日照贛榆三邑，疆境毗連，適如鼎足之峙，然證以秦始皇瑯邪碑石，則越都瑯邪，當定在贛榆日照一帶濱海之地，爲尤愜也。

顧氏大事表又謂：「史記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故楚得東侵，廣地至泗上，與魯泗東地百里，越既滅吳，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在今滕縣，非江蘇徐州也。天子致胙，方欲正邾魯山東諸侯之侵界，豈其棄江淮不事？且既棄之以予楚矣，如后庸使命之往來，及出兵侵魯，豈反假道於楚耶？又范蠡既雪會稽之恥，變姓名，寓於陶，陶爲今曹州府曹縣，蓋先時吳屢伐齊魯，沂曹之邊地，吳蓋

略而有之。哀八年，吳嘗伐魯，入武城，武城人或有田於吳境，拘鄆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我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遂道之以伐武城。觀此，則沂州之地，久已爲吳之錯壤，越滅吳，因有其地，則其遷都瑯琊，蓋盡吳之境，與北方諸侯爭衡，豈有反棄江淮之地，以資勁敵之楚耶？」按顧氏引史記見楚世家，越滅吳，在楚惠王十六年，徙都瑯琊，在惠王二十一年。越三年，惠王二十四年，句踐卒。楚東侵地至泗上，則在惠王四十四年，已在越朱句時，不得牽混爲說。又越世家，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其事皆當在元王時。而句踐之徙瑯琊，則在貞定王元年。裴駰集解誤以楚東侵地至泗上，釋越以淮上地與楚，呂東萊大事記仍之，顧氏大事表又仍之，皆誤也。越絕書亦云：「越行伯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期開陽復之於魯，中邦侵伐，因斯衰止。」此與越世家文大體相合。浮陵地望無考，殆卽所謂淮上地。開陽者，左氏哀三年，叔孫季孫城啟陽，杜注：「瑯琊開陽縣」。大事表，今沂州府治北十五里有開陽故城。臨期亦無考，史記有臨原侯國，在山東臨朐縣東，或其地。此皆所謂泗東地也。以越絕證史記越世家，知句踐一時實有正疆界歸諸侯地事。惟所謂不能正江淮北者，張守節正義謂，江淮北謂廣陵縣徐泗等州，

此說似較諦。考春秋吳與楚爭，其出兵常在今安徽境，而吳之北爭中原，則或由邗溝，或遵海道，皆不經安徽。越人乃襲吳北爭中原之故道，而無意於西向與楚角逐。故楚世家謂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當指吳楚角逐之舊戰場言。越世家謂越滅吳而橫行於江淮東，則指吳齊爭衡之新路線言。越人承吳北爭中原之故道，而又以海國，便於舟船，故徑北徙瑯琊，雄踞今贛榆日照一帶之海濱，西向而會諸侯於滕，北指而奪齊晉中原之霸權。今皖北豫南，凡昔吳師西向以入楚者，則棄不復問，於是楚人乃得乘間東侵，廣地以至泗上也。春秋戰國間，史文缺佚不詳，故爲約略推測其形勢焉。

參讀考辨
第四一。

又按今安徽滁縣亦有琅邪山，元和郡縣志，晉琅邪王伯出滁中，卽此地。太平寰宇記，東晉

元帝爲琅邪王，避地此山，因名。

又按：史記田齊世家，田常既殺簡公，立平公，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爲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今按：句踐徙都琅邪，在齊平公十三年，時田常尚在，其勢方盛。琅邪在其封內，是必指諸城琅邪言。古史地名，往往連綿移植，一名之同，散播數處。或其時諸城日照，本已俱有琅邪之名。則滁之琅邪，安見必遲起自東晉時乎？惟句踐所徙，殆不在滁，則略可定者。

三六 晉出公以下世系年數考

史記載晉出公以下世系年數，世家年表互歧，細核多誤，頗不足信。余考晉世家索隱引紀

年，文字雖略，實可依據，以訂史記之失。今具列異同，重爲寫定。如韓趙魏殺知伯，乃出公二十二年事。而史記晉世家及晉表均謂在晉哀公四年，此與紀年說迥異。蓋年表出公僅十八年，世家又止十七年，其實皆誤。考出公十七年，據世家乃知伯與三家共分范中行地。世家乃卽以是年爲出公出奔之年。年表因於明年書襄子元，而晉哀之元則又誤後一年也。史記晉世家：「出公立十七年，知伯與趙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韓怡竹書紀年辨正謂：「出公蓋以晉之十七年奔齊，襄在周貞定王十七年，道死謂死於外，非必奔齊而遂死於路也。史記統序未見清析。」今按如韓說，出公以十七年出奔，又七年而始卒，其間晉不得久無君，則韓說非也。史記自誤以三家殺知伯事爲四卿分范中行事。又或誤以貞定王十七年爲出公之十七年，而今本偽紀年又據史記而誤。韓氏遷就偽紀年立辨，宜亦誤矣。韓氏書極少見，而疎陋無可取，姑采一條於此。

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敬公。世家爲哀公驕。年表作哀公忌，後又有懿公驕。梁氏志疑

云：「考索隱正義引世本，昭公生桓子雍，雍生忌，忌生懿公驕，與晉趙兩世家稱驕爲昭公曾孫合。則忌是哀公，驕是懿公。忌與驕乃父子。晉世家誤以懿爲哀耳。紀年謂立昭公孫敬公，蓋懿又諡敬，特誤以曾孫爲孫也。疑忌既早死，未嘗爲君。哀公之稱，當是其子追諡。繼出公者，必懿公驕，非哀公忌矣。」雷氏義證則謂：「晉世家明云立昭公曾孫驕爲哀公，趙世家又謂驕是懿公，則哀懿自是一人之諡。猶周之貞定王，左傳正義世本或稱貞王，或稱定王也。竹書又謂哀懿公卽敬公耳。謂敬公是昭公之孫，孫卽曾孫，猶魯頌謂僖公爲周公之孫。蓋孫是後裔之大名，非必皆子之子也。」今按：哀懿古音近，雷氏謂哀懿乃一人之諡，是也。又按年表正義謂：「出公

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會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號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是忌與驕爲父子，忌早死未得立，梁氏之說亦信。惟謂忌追諡哀侯者則誤。今定晉哀懿公名驕，而竹書又稱爲敬公者，如韓威侯卽宣惠王，亦一君三諡也。

附出公以下史記世本紀年三家異同

史記			世本		
晉世家	趙世家	六國表	世本	紀年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雍戴子)	(一)		(離桓子)		
(忌)	(一)	哀公忌	(忌)		
哀公驕	懿公驕 (昭公會孫)	懿公驕	懿公驕	敬公 (昭公孫)	

敬公六年，當魏文侯元年。

詳考辨第三八。

敬公十八年卒，當世家哀公之年數。子幽公立。幽公十八

年卒，紀年史記全同。子烈公立。烈公之立也，晉亂，幽公見殺。故烈公即以幽公見殺之年稱元

年，不踰年而改元。晉烈公三年，當越朱勾三十五年。

詳考辨第四十九。

烈公十一年，當齊宣公五十年。

詳考辨第五十六。

烈公二十七年卒，紀年史記全同。子桓公立，史記作孝公。桓公十九年，當魏武侯二十六

年。詳本篇下節。

明年，桓公二十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桓公於屯留。以後無晉事。年表孝公十五年，世

家十七年，其下有靜公，與紀年不同。今若依索隱所引紀年年數推之，則前後排比悉符。惟索隱

於敬公。即哀懿公。

幽公烈公三君，均不注紀年年數。蓋本與史記所列相同，故無事再著也。今本偽紀

年作敬公二十二年，幽公十年，皆誤不足據。考論紀年者，於此諸君，往往從偽紀年之說，不悟

索隱注書詳略之例，故尤糾紛不可理耳。

參讀考辨第五六。

又按索隱謂：「桓公二十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桓公於屯留，以後無晉事。」蓋其時晉已不國

也。然余考史記，證以紀年，知晉遷屯留，猶未全滅，晉事尚有可得而言者。趙世家：「成侯十

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考是年爲梁惠王十二年。水經濁漳水注引紀年：「梁惠成

王十二年，鄭取屯留尚子涅。」前韓趙遷桓公於屯留，至此十一年，而韓取屯留，可證晉君遷端

氏之說不誣也。又趙世家：「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前韓趙分晉，取屯留，封晉

君端氏。至此又十年，晉世家索隱引趙世家：「列侯十六年，即成侯與韓分晉，封晉君端氏，其後十年，肅侯徙晉於屯留。」即謂此也。是晉自屯留徙端氏，又自端氏徙屯留矣。

又考韓世家：「昭侯十年，韓弑其君悼公。」是年正趙肅侯元年，疑悼公乃晉君。前十年韓取屯留而遷端氏，今趙取端氏而復遷屯留，韓大夫遂弑之也。然則晉自桓公後尚有悼公，或即晉世家所謂靜公矣。前人於韓姬弑悼公一語，不得其解。梁氏志疑頗主其爲晉君，而未能據趙世家爲說。又誤信偽紀年，故所論多僞。陳逢衡紀年集證亦疑悼公即靜公，然亦未能參合趙韓兩世家爲之說明。故重爲論定之如此。

又水經沁水注引紀年：「惠成王十九年，晉取玄武獲澤。」其事尚在韓姬弑晉君前三年，固知晉君至是尚在。雷氏義證亦定其時晉君即靜公。謂：「玄氏在今山西高平縣東十里，獲澤在今陽城縣西三十里。二邑已屬韓，晉襲取之。靜公亦可謂不量力，所以卒廢絕。」其言信矣。余考其時正梁惠王拔趙邯鄲後一年，梁趙之兵結而不解，故晉君亦乘時奮起。明年，梁即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自是晉君復被遷逐，而乃見弑。疑玄武獲澤其時或屬趙，因韓與梁合，晉君或不敢加兵也。

又案陳逢衡集證，謂御覽百六三引紀年，惠王九年晉取玄氏。太平寰宇記四四引同。茲以脫去水旁而爲元，武與氏形似而誤。事在惠十九年，脫去十字，故云九年。

凡此皆桓公遷屯留

後晉事之可得而言者。

又按顧觀光七國地理考：「屯留長子，漢志並屬上黨。三卿分晉，惟此二邑尙爲晉有。梁惠王元年，韓趙遷晉桓公於屯留，而長子歸趙。故趙成侯五年，韓與我長子。蓋趙成侯五，正當梁惠王元也。至惠王十二年，韓取屯留長子，於是晉無一邑，而桓公寄居於韓。其子悼公，爲韓昭侯所弑，故韓世家云：「昭侯十年，韓姬弑其君悼公也。」史與紀年大致相合。惟史表以桓公爲孝公，悼公爲靜公，而孝公卒於安王二十四，靜公卒於安王二十六，則韓趙兩世家之文，皆不可通矣。」又曰：「水經引紀年，梁惠成王元年，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於屯留，較趙世家肅侯元年先二十一年。據史表，三卿分晉在周安王二十六年，遷晉屯留不宜遲至二十餘年後。疑竹書得其實。」今按顧氏論趙韓分晉事極析。以孝公爲桓公，靜公爲悼公，與余說皆合。惟不信趙肅侯元年遷晉事，則以水經沁水注引紀年一條說之，可以知其誤矣。

余既考晉桓公悼公事，猶憾不得其年數。因讀晉世家：「孝公十七年卒，子靜公俱酒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據六國表，靜公俱酒元在齊威王二年。立後之明年稱元年，故與世家差一年。惟史記齊威王元，誤前二十二年，其時尙爲晉桓公之二十三年，知靜公俱酒之卒應尙在後。今姑依紀年，齊威王元在梁惠成王之十四年。若是年晉靜公立，則桓公即孝公實得三十二年，而靜公即悼公有九年。晉取絃武潁澤，乃悼公六年事。或史公所記，「齊威王元年晉靜公俱酒立」一語並不誤，而特誤其年世。惟

無他證，姑存以備一說也。

附桓公以下晉事

<p>桓公十四 (史表作孝公)</p>	<p>趙敬侯十一 韓哀侯元 魏武侯二十一 韓滅鄭 (索隱引紀年)</p>	<p>按是年實韓滅鄭之歲，而史公誤以爲三家滅晉，見史表及魏趙韓三世家。</p>
<p>桓公十五</p>	<p>趙敬侯十二 韓哀侯二 魏武侯二十二 晉桓公邑哀侯於鄭 (索隱引紀年)</p>	

<u>桓公二十</u>	<u>趙成侯五</u> <u>韓共侯五</u> <u>梁惠王元</u> <u>趙韓遷桓公於屯留</u> （索隱引紀年） <u>韓與趙以長子</u> （趙世家）	
<u>桓公三十一</u> <u>悼公？</u> （史作靜公）	<u>趙成侯十六</u> <u>韓昭侯十四</u> <u>梁惠王十二</u> <u>趙與韓分晉，遷晉君端氏</u> （趙世家） <u>韓取屯留長子涅</u> （水經注引紀年）	按是年晉爲桓公抑悼公，無考。若仍是桓公，則爲桓公之三十一 年也。
<u>桓公？</u> <u>悼公</u>	<u>趙成侯二十三</u> <u>韓昭侯十一</u> <u>梁惠王十九</u> <u>晉取玄武濩澤</u> （水經注引紀年）	按是年晉君何人尙無考，或是悼公，而又疑其是悼公之六年，語詳前。

悼公

趙肅侯元

韓昭侯十四

梁惠王二十二

趙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趙世家）

韓姬弑其君悼公（韓世家）

按悼公爲晉最後一君，

被弑於韓，惟未詳其立年，或此乃悼公九年也。晉至是始滅。

又按崔述考古續說趙韓魏之侯一條，亦論三家分晉事云：「按晉世家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

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趙世家敬侯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即晉靜公二年事也。

而成侯十六年，又云與韓魏分晉。夫既於敬侯之世滅晉而分之，成侯之世何又分焉？此文必有一

誤。按如余上所考定，則竹書紀年云：趙成侯韓共侯遷晉桓公於屯留，考其時乃成侯五年，魏武侯卒

之歲。按晉世家索隱引紀年：「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桓公十五年卒，桓公二十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桓公於屯留，以後無晉事。」崔據此爲說。惟時爲魏武侯卒後一歲，崔云武侯卒歲，蓋亦誤。是時魏

方與公子緩爭國，故韓趙得乘間而分晉耳。蓋晉六卿中韓趙爲睦，春秋傳載之詳矣。而魏文侯尊

賢重義，號爲令主。其子武侯，亦尙能守家法。故秦嬴之亂，魏文侯以兵誅之，而立烈公止。攻

周之役，分周之舉，皆韓趙連兵，而魏獨不與。竊疑晉室既衰，魏獨忠於公室。是以文侯武侯既

卒，韓趙無所顧忌，然後敢遷晉君而分周室。揆其時勢，似紀年所載爲近情理。然則晉當爲桓

公，不當爲靜公。分晉者當爲趙成侯韓共侯，不當有魏武侯。其事當在周烈王之六年，即趙成侯五年。

當在周安王之二十六年，即趙敬侯十一年。矣。史記旁探他書，傳聞不一，是以前後往往自相矛盾，似未可以

史記一篇之文，遂據爲信史也。」今按：崔氏據紀年糾史記，其說尙頗疏。然謂分晉無魏，則自

有見。至謂晉室既衰，魏獨忠於公室，而不悟魏文稱侯，亦獨視韓趙爲先。大概其時三晉惟魏最

強，故既自稱侯，猶虛戴晉君以抑韓趙。並亦常三晉相聯以應外敵，而魏爲三晉之領袖。武侯

卒，惠成王幼弱，韓趙遂遷晉君，又謀兩分魏政，而後三晉之勢遂不可復合矣。晉四卿，知氏外趙最

年，而韓魏乘其敝，故知氏亡而趙亦病。魏文侯又賢主，故得獨強，先稱侯。

又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論晉幽公見弑事云：「幽公見弑，必有使之者。雖三強並立，不能定

爲誰氏。然觀史記晉世家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

止，是爲烈公。則年表書魏誅晉幽公，蓋實錄，非脫字也。其曰淫婦人，出邑中者，欲加之罪

也。盜者誰，晉大夫秦嬴也。使之者誰，魏文侯也。但以兵誅晉亂，未聞殺秦嬴以正國法，此與

趙盾之曲護趙穿，如合一轍。其能免弑逆之惡哉？蓋誅亂者即首亂之人也。索隱引紀年作夫人，

非是。」今按：秦嬴自是夫人之名。幽公淫婦人，其見弑在高寢之上，則秦嬴爲夫人益信。國君

見弑而國亂，魏文侯誅定其亂，而立烈公。秦嬴乃君夫人，秦乃大國，魏文何得誅及秦嬴哉？年